

讀必部幹

想空從義主會社 展發的學科到

著 斯 格 恩



社 放 解

·讀必部幹·

想空從義主會社
展發的學科到

印 發 出 著
刷 行 版 者
者 者 者 者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版

新華印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西康路四八九號
廠

解 恩
放 格
社 斯

20,001—40,000(滬3)

書號：0234

033

· 讀 必 部 幹 ·

想空從義主會社 展發的學科到

著 斯 格 恩

社 放 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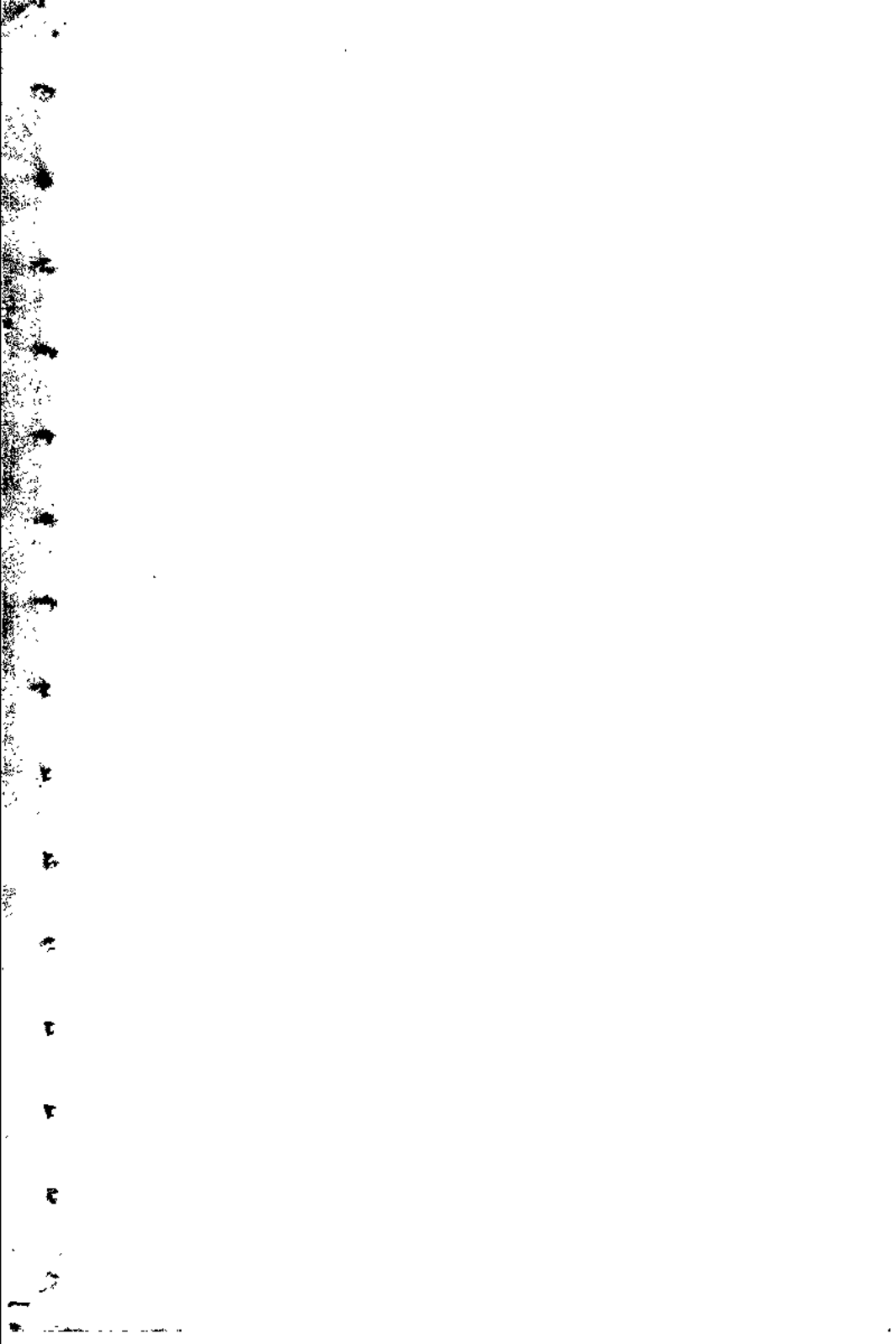
號 0234

價 3.50

目 錄

序 言

德文本第一版序·····	六
德文本第四版序·····	一〇
英文本序·····	一一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一·····	一
二·····	六
三·····	六



序 言

德文本第一版序

這小冊子，是由一八七八年在萊比錫出版的我的著作：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即反杜林論）一書中的三章編成的。經我的朋友拉發格底請求，我收集了這三篇給他譯成法文，並加上了若干註釋。經我校閱過的法文譯本，最初發表於社會主義雜誌，後來印成單印本出版，書名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一八八〇年巴黎出版）。依據法文本而翻譯的波蘭文版一八八二年出版於日內瓦黎明書局，書名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

拉發格的譯本，在說法語的國度內，尤其在法國的意外的成功——使我想到：如果把這三章以德文原文印成單印本出版，是否同樣有好處呢。同時蘇黎支（Zürich）社會民主黨報編輯部告訴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隊伍內看到對於新的宣傳小冊子，有着極大的需求，問我是否同意爲着這一目的將上述三章，彙印出版。我自然是同意的，並將我的著作交給他們支配。

可是，這小冊子起初完全不是爲着在羣衆中的直接宣傳而寫的。這一首先是純粹的科學的著作，能够適用於直接宣傳嗎？在形式和內容上，需要些什麼樣的修改呢？

說到形式，只有常常使用外國字這一點，可以懷疑是否妥當。但是拉薩爾(Lassalle)在其演說和宣傳小冊子中，也已經不很避免使用外國字了，而且據我所知，大家並沒有訴苦。而從那時以後，我們的工人們已經更熱心地和更經常地讀報，因此也就更多地領會了外國字。我只刪除了那些多餘的外國字。但是留下了必要的並且不附上解釋的譯名。因爲這些必需的外國字（大部分是科學技術上通用的術語），如果可以譯成德文的話，那末，就是不必要的了。這就是說，翻譯只能曲解這些術語的意義，不僅不能說明，而且反會混亂。在這種情形下，口頭的解釋，將會有更大的幫助。

說到內容，我敢肯定說：它對於德國工人並不是很困難的。一般說來，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難的，但是這一部分，對於工人較之『有教養的』資產者，要容易得多；因爲這一部分所說到的正是工人底生活條件。我之所以加上許多解釋和補充，與其說是爲着工人，毋寧說是爲着『有教養的』讀者，如議員愛寧 (Ernst Eirern) 先生，樞密顧問齊比爾 (Heinrich Von Sybel) 先生和特萊亦克 (Treischke) 們●，他們爲不可壓抑的願望所驅迫，屢次表明他們是一竅不通，和因此

對於社會主義的可驚的無知。如果唐·吉訶德與磨房風車決鬥，那末，這是完全合乎他的名號與他所扮演的角色的，但對於珊丘邦沙 (Sancho Panza)，我們却不能容許他做這類事。

這類讀者，看到在社會主義發展的簡述中，提到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宇宙起源說，提到當代自然科學和達爾文，德國的古典哲學和黑格爾——也是會驚奇的。但是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德國的產物，而且也只能產生於德國，即產生於古典哲學還生動地保存着自覺的辯證法底傳統的

● 愛寧——德國的廠主，曾寫過若干反社會主義的小冊子，齊比爾和特萊亦克是當時著名的德國歷史家。

——譯者註

● 唐·吉訶德，是十六世紀西班牙小說家西萬提斯所著一部著名小說唐·吉訶德的主角。唐·吉訶德代表沉迷於幻想的蠢人，鬧出許多笑話，後來忽然發生一種遐想，和風車進行決鬥。作者借唐·吉訶德來諷笑中世紀的騎士風。珊丘邦沙，是唐·吉訶德的僕人。

——譯者註

● 這裏所說的「於德國」，乃是筆誤，應該說「於德國人中間」，因為科學社會主義之產生，一方面固然必須有德國的辯證法，但另一方面，也必須有英法二國發展了的經濟和政治的條件。德國的落後的經濟和政治的條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比現在還更落後得多——最好亦只能產生社會主義底諷刺畫（見「共產黨宣

國度。唯物史觀及其特別的應用於現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上，都必須借助於辯證法，才有可能。如果德國的資產階級的學校教師，已經把德國大哲學家及其所創立的辯證法，都淹沒於那令人厭惡的折衷主義泥潭裏去了（他們做到如此程度，使我們不得不引據當代自然科學來證明辯證法存在於現實之中）的話，那末，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却以我們不僅繼承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康德，菲希特和黑格爾為光榮。

一八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於倫敦

【言】第三章『德國的或「真實的」社會主義』。只有當時英法兩國所造成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情況還德國辯證法的批判以後，才能達到真正的結果。從這點看來，科學社會主義並非專屬於德國的產物，而在同樣的程度上，又是國際的產物。

——恩格斯註

德文本第四版序

我曾經預期，這本小冊子的內容對於德國工人是不十分困難的，這個預期已經證實了。自從一八八三年三月本書第一版出版以來，已經銷行三版，共一萬本，而這還在施行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現在已經取消了）的統治之下。這同時亦是對於現代工人運動這類運動的警察的壓迫，是如何無效的新證明。

自從第一版出版以來，這小冊子又被譯成好幾國文字：意大利文（馬丁內底譯的）、俄文、丹麥文、西班牙文及荷蘭文。

這一次重版，經過某些微小的修正。只有在兩個地方作了比較重要的補充：在第一篇論聖西門中，補充一段，因為原版中關於聖西門比起關於傅立葉和歐文來，是說的太少了；在第三篇之末，補充了近時有重大意義的、新的生產的形式——托拉斯。

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二日於倫敦

英文本序

這小冊子，原來是一本更大的書底一部分。大約在一八七五年前後，柏林大學的副教授，杜林博士，突然地和大吹大擂地宣佈他皈依社會主義，不僅以詳盡的社會主義理論，而且以完全的實際改造社會的計劃，貢獻於德國人民之前。自然，他竭盡全力，攻擊他的前輩，尤其是馬克思，他傾其全部怒火於馬克思身上。

這事正是發生在德國社會黨中兩派——愛森納哈派和拉薩爾派——合併的時候，黨由於這合併不僅異常地加強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獲得了運用共同力量去反對共同敵人的可能。社會黨在德國迅速的成爲一種力量。但是要使它成爲一種力量，必須首先使這個新造成的黨的統一，不被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已公開的開始在他個人周圍集合了一個小宗派、未來的獨立的政黨底核心。因此，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必須拾起別人丟給我們的手套，將鬥爭進行到底。

可是，這雖然不是過分困難的事，但顯然是麻煩的事。大家知道，我們德國人是有非常沉重的 *Gründlichkeit*（澈底性）的。——不管你怎樣稱呼他都好，澈底的深思也吧，或深思的澈底性也罷。當我們中每一個人着手敘述他所認為是新學說的時候，他以為一開始就必須將這個理論造成爲包羅萬象的體系。他一定要證明，邏輯的初步原則和宇宙的根本規律之所以永久存在，只是爲了要引導到這個新發現的完成一切的理論上去。在這上面，杜林博士是達到了自己的民族特徵底高點的。不多亦不少，完全的哲學體系——精神哲學、道德哲學、自然和歷史哲學，完全的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底體系，最後，政治經濟學批判史，這三部八開本的大書，在其份量上和內容上是一樣的笨重，這三路大軍，動員來一般地攻擊一切前輩的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特別是攻擊馬克思——這真是企圖完成一個完全的『科學革命』——我所要對付的，就是這樣一件事情。我被迫地不得不涉及一切題目和一切可能的題目：從時間和空間底概念到雙本位的貨幣制度；從物質與運動底永久性到道德觀念底變易性；從達爾文的自然淘汰到未來社會中的青年教育。然而，我的敵人底包羅萬象的體系，却也使我能够在和他論爭中，在前所未有的更加聯貫的形式中，闡明

● 歐洲古代習俗，丟下手套，是挑戰的表示，拾起手套，是接受挑戰的表示。

——譯者註

馬克思和我關於這一切多方面的問題的見解。這就是使我擔負起這一在其他關係上都是不愉快的任務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覆，最初以連載文章的形式，登載於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萊比錫的前進報上，隨後彙集成一本書，標題爲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其第二版一八八六年出版於蘇黎支。

經我的朋友拉發格（現在是法國里爾省選到國會去的議員）之堅持的請求，我摘錄這書底三章而成這本小冊子，他於一八八〇年把它譯成法文出版，標題爲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隨後由法文譯成波蘭文和西班牙文。一八八三年，我們的德國朋友又以德國原文出版這本小冊子。此後，從德文原文翻譯出版的，有意大利、俄羅斯、丹麥、荷蘭和羅馬尼亞各種文字的譯本。這樣，連這個英文譯本在內，這本小冊子已經譯成十種文字了。我想，沒有一種社會主義著作，連一八四八年出版的我們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內，曾經有這麼多種文字的翻譯的。在德國這一小冊子已重印四次，共銷二萬本左右。

這一小冊子底附錄『馬克』●是爲着把關於德國土地私有制的產生及發展底歷史底一些基本

● 這一附錄，因俄文本中未列入，故沒有譯出。

知識，傳佈於德國社會黨之內而寫的。當德國社會民主黨團結城市工人的事業已經走上接近完成的正確道路，並且在黨面前放着要處理農業工人和農民的任務的時候，這點尤其是必要的。這附錄之收在本譯本中，那是因爲在一切條頓人種中都是一樣的原始土地制度的形式及其衰亡底歷史，在英國比較德國知道得更少。我在這小冊子中，這一附錄仍保持着原來的文句，而未涉及科瓦萊夫斯基最近所提出的假定，這假定說，在『馬克』底成員分割耕地和牧場之前，曾有過包括數代的大家族公社（南斯拉夫的大家族制可以作爲例證）底共同合力耕作這個土地。後來，因爲公社人口日增，共同經營已經非常不方便，於是發生了公社底分割。科瓦萊夫斯基也許是完全對的，不過問題現在還是在 *Subjunctio*（討論）中。

這一小冊子內所用的經濟學上的新名詞，其意義是完全與資本論英文本所用的一樣的。『商品生產』，我們是指這樣一種經濟發展的階段，即物品的生產，不僅是爲着滿足生產者底需要而且是爲着交換的目的，即生產着商品，而不是使用價值。這一階段，起自爲交換而進行生產的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這一階段，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之下（換一句話說，即是在下列條件之下：資本案，生產手段底私有者，以金錢僱傭工人——那些除了自己勞動力以外別無任何生產手段的人——並將生產品賣價減去生產成本以外所得的一切贏餘，都納入自己的腰包裏頭），才達

到其完滿的發展。我們將中古以來的工業生產的歷史分作三個時期：（一）手工業——小的手工業者師匠及其少數的傭工和學徒，而且每個工作者製造整件物品；（二）手工工場——較大數量的工人集聚在一個大的企業內，依據分工的原則製造整件物品，即，每個工人只擔負某一個部分手續，物品須經歷一切工人之手後才能製成；（三）現代工業——生產品是以動力發動的機器製造的，工人的勞動，只限於監督機械底動作並加以調劑。

我完全知道●，這一本小冊子將不為英國讀者社會底頗大一部分人所歡迎。但我們，大陸上的人，如果稍為顧忌英國人的『尊嚴』（即英國人的『庸人氣概』）底成見，那末事情將會比現在更壞。這一本小冊子是辯護我們所謂『歷史唯物論』的，而『唯物論』這個名詞，是刺激極大多數英國讀者的耳朵的。『不可知論』●，尙有可恕，至於『唯物論』，那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然而，自十七世紀以來，整個現代唯物論的最初發祥地，乃是英國。

● 這篇序自此以下直到結尾，恩格斯曾以『論歷史唯物論』的題目，單獨用德文發表於一八九二年的新時代雜誌上。

● 不可知論。不可知論者認為事物（客觀世界）是不可認識的。

「唯物論乃是大不列顛底產兒，英國的煩瑣學派瓊司·斯考脫（James Scott）已經自己發問道：物質能
否思想？」

「爲要實現這個聖跡，他就求助於上帝底萬能，即，強迫神學來宣傳唯物論。此外，他還是一個唯名論者。唯名論是英國唯物論者底主要因素而且一般地是唯物論底最初表現。」

「英國唯物論底真正祖先，乃是培根。他認爲自然科學是真正的科學；而實驗的物理學，則是自然科學底最重要的部門。安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及其種子論（homœomerian）和德謨克里特（Democritus）及其原子論（atom）是他所常常引證的權威。按照他的學說，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泉源。任何科學都是實驗的科學，科學就在以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覺所供給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底主要條件。在物質底先天固有的本質中，其最初的和主要的本質，就是運動——不僅是機械的和數學的運動，而且特別是衝動，生活力，興奮和——總之用波姆（Jacob Bohme）底術語說：物質底

● 唯名論指中世紀哲學的一個流派，認爲一般的概念，只是相似的事物底名字，思想、概念本身，沒有獨立的存在。與這相反的其他一個哲學流派（「實在論」），則認爲概念自身是「實在的」，——即不僅作爲實在世界底反映而存在於人底意識中，而且存在於意識之外，不依賴於事物世界而且在事物之前。所以，中世紀的「實在論」是唯心論。

——編者註

Qual (痛苦) ●。物質底最初形式是那生動的、它所固有的、個別化的、引起特殊區別的包含在其本質中的力量。

『在培根——唯物論的第一個創始者——那裏，唯物論在素樸的形式中，包孕着全面發展底萌芽。物質處於感覺的詩意的光輝之中而對人微笑。但以格言形式敘述的學說本身，却相反地，充滿着神學的不澈底性。

』唯物論在其往後發展中，變成了片面的。霍布士 (Thomas Hobbes) 是培根的唯物論底整理者。感覺失去了它的詩意的光輝，而變爲幾何學家底抽象的感覺。物理運動成了機械運動或數學運動的犧牲品；幾何學被宣佈爲主要的科學。唯物論變成了一種厭世論。爲着在自己範圍內克服厭世的無肉體的精神，唯物論就應該消除自己的血肉而變成禁慾的修道士。這樣，唯物論就表現爲一種理性的東西，可是因此它却以毫不容

● Qual 是哲學的文字遊戲。Qual 原意是一種促使作某種行動的痛苦。而波姆則以拉丁語 qualitas (質)

底某些意義加進於這個德文的 Qual 之中。波姆的 "Qual" 乃是與外來的痛苦相反的能動的本原，他產生於從屬於它的事物、關係或人底獨立發展中，而同時反過來喚起生命，喚起發展。

——恩格斯在英文原的附註

情的澈底性，發展了理性底一切結論。

「霍布士從培根的觀點出發，這樣推論說：如果我們的感覺是我們的一切知識底源泉，那末我們的直觀、思想、表象等等，不過是物體世界底多少脫去其感覺形式的陰影而已。科學只能替這些陰影定立名字。我們能够應用同一名字於許多的陰影。名字也可以有名字。但是如果：一方面將一切觀念底起源歸之於感覺世界；另一方面又以爲一個字不止有一個字的意義，以爲除了反映在我們的表象之中的個別的實體之外，還存在有普遍的本質，這將是一種矛盾。無肉體的本體——這是和無形體的形體一樣的矛盾。形體、存在、本質 (Substances)，——所有這些都是同一實在底觀念。不能將思想從那思想着的物質脫離開來。物質是一切變化的主體。「無限」這個字，如果不是指我們精神有作無限計算的能力的話，那末這字是沒有意義的。因爲只有物質的東西才能被感覺與認識，那末，關於上帝的存在，我們就毫無所知。只有我自己本身的存在是可靠的。一切人的情慾乃是機械的運動，有其始點，也有其終點。衝動底對象是善。人與自然界服從同樣的規律。權力和自由是相等的。」

「霍布士整理了培根的學說，但他並未更確切地證實培根的根本原則——即知識和觀念底起源是在於感覺世界的原則。」

「洛克 (Locke) 在他的人類理性起源論中，論證了培根和霍布士底原則。」

「霍布士消滅了培根的唯物論底自然神論的成見，高林士（Collins）、獨特華爾（Dodwell）、高華德（Gowans）、哈德利（David Hartley）、普里斯德利（Priestley）等劃除了洛克的感覺論底最後的神學藩籬。

至少對於唯物論者，自然神論不過是擺脫宗教的一種便利方式而已。」

馬克思關於現代唯物論底英國的來源，是這樣寫的。如果現在英國人對於這樣的承認他們祖先的功績、覺得不喜歡，那末只有為之惋惜。培根、霍布士和洛克是光榮的法國唯物論者學派底生父，這是無可否認的；雖然法國十八世紀在陸上和海上，都被敗於德國人和英國人之手，可是

- ① 自然神論是一種哲學趨向，它敵視正式宗教及其教派，可是不完全脫離神的思想，而以神作為一切東西的最初起因，作為給與最初衝擊的一個力量。自然神論者，並沒有像唯物論者一樣（唯物論者是無神論者）與神完全斷絕關係。自然神論者的神，根據他們自己意見是樹立自然界的基礎的，可是這個神也受自然法則的限制，而不能自己任意胡為，任意作出與這些法則相衝突的奇事，這樣自然神論，使人能在不徹底的隱蔽的形式之下承認唯物論的結論。

——編者註

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著：神聖家族，一八四五年佛蘭克福特出版，第二〇一頁至二〇四頁。——編者註

法國的唯物論者，却能使十八世紀成爲主要地是法國的一個世紀；而且這還是在結束十八世紀的法蘭西大革命很久以前的事；而這個法蘭西大革命底結果，我們中的某些人，不論在英國或德國，今天都還在企圖將其移植於本國。

這是無可否認的。受過教育的外國人，當十九世紀中葉，到英國居住時，時常奇怪（不如是就無法對自己解釋）『尊嚴的』英國中等階級之愚蠢和宗教的迷信。在那時候，我們都是唯物論者或至少都是很急進的自由思想者，我們想不到英國幾乎所有受教育的人，都信仰各種不可思議的聖跡，甚至地質學家如白克蘭（Buckland）和孟泰爾（Mantell）也都曲解自己科學的學理，使之不與創世紀的神話相衝突。至於要找那些敢於使用自己理智於宗教問題上的人，那就不得不到那些未受教育的人們當中去，到一般人所稱爲『鯁鯁人』（即工人）當中去，特別是到歐文派社會主義者當中去——這在我們看來，是可怪的。

但是自從那時以來，英國『開化』了。一八五一年的展覽會，敲響了英國的島國閉關性的喪鐘。英國在食物、衣着、習慣和觀念上，逐漸國際化了，英國在這方面達到了這樣的成績，使我很強烈的希望英國的某幾種習慣，也會傳到大陸去被普遍的採用，好像大陸的某些習慣傳到英國來一樣。有一點是無疑的，就是：菜油的傳入英國（在一八五一年前只有貴族知道），伴同着在

宗教問題上的大陸的懷疑論，也在英國傳佈起來。情形發展到這樣，即不可知論雖然尚未像英國國家教會那樣受人器重，但在尊嚴的程度上，却已提高到與浸禮教（Baptism）●差不多相等的地位，無論如何是超出於「救世軍」之上。我不能不想像這種情形，就是：對於許多非常痛心於無神思想底進步的人，如果他們知道這些時髦思想不像許多日用品那樣，是從外國販來和帶着 *made in Germany*（在德國製造）的商標的，而却是發源於古代的英國，而且他們的二百年前的英國的祖先，較之他們現在的子孫要走的遠得多——如果他們知道這些，那末對於他們，將是一種安慰吧。

真的，如果不可知論不是忸忸怩怩的唯物論，究竟是什麼呢？不可知論者底宇宙觀，完全是唯物的。整個自然界受一定的規律支配，絕對地排斥任何外來的干涉；但是——不可知論者又小心謹慎的說：我們無法肯定或否定在已知世界之外是否還有某個至高主宰之存在。當拿破崙問拉普拉斯，為什麼在這一偉大天文學家底天體機械一書中，連「造物者」的名字都未曾提起？而拉

● 浸禮教，是英美兩國中人數衆多的一個教派，其特異的信條，是要信者到成年時才舉行洗禮，而洗禮是要全身浸在水中的。

普拉斯却驕傲地回答說：“Je n'avais pas besoin de cette hypothèse”（『我不需要這個假設』）——如果在那時代，不可知論者上述保留條件，還有價值的話，那末現在我們的關於宇宙在其發展中的概念，就絕對沒有餘地來容忍造物者或萬能者了。可是，假如人們願意承認在整個現存的世界之外還有某個至高的主宰底存在，那末，這話本身便是一種矛盾，而且我以為，對於信教者的感情也是一種沒來由的侮辱。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也同意，我們全部知識是建築在經過感覺所得來的報導之上的。但是，他補充道：怎樣知道我們的感覺正確地反映它們所感受的事物呢？其次他又告訴我們說：當他說到事物及其屬性時，實際上所指的並非這些事物和屬性本身——這些都是他所一點都不能確實知道的——而只是這些事物及其屬性在我們的感覺上所發生的印象。不必說，這樣的觀點，當然，不容易只用論證去駁倒它的。但人們在論證以前，他們先行動。『事業在先』，在人類的才智發現這個困難以前，人類的行動，老早已經解決了這個困難。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布丁底證明就在吃）。當我們按照我們所知覺到的任何事物底屬性來使用它的時候，在這時候，我們就使我們感覺的知覺底真理性或虛偽性受到不會有錯誤的考驗。如果那些知覺是虛偽的，那末我們關於這一事物使用底可能性的判斷，必然地亦將是虛偽的，而一切這樣地使用它的

企圖，也必然要失敗的。但是，如果我們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如果我們找到了事物是合於我們關於它的觀念的，它給予了我們在使用它時所預期的結果，那末，我們就有正面的證據，證明在這些範圍內，我們關於事物及其屬性的知覺是符合於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現實的。如果相反的，我們看到了我們是做了錯誤，那末大部分不需要好多時間我們就能够找到錯誤底原因。我們將發現，作爲我們的試驗底基礎的知覺，或者本身是不完全的和浮面的，或者是因爲不正確地和其他知覺的結果聯系起來的緣故——這，我們稱之爲不健全的推論。當我們正確地發展和正確地使用我們的感覺的時候，當我們把自己的活動限制於正確地取得和正確地使用的感覺所規定的範圍之內時，那時我們就可以永遠發現，我們的行動底成功正是證明我們的感覺之適合於我們所感覺的事物的客觀本性。直至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有這麼一種情形，它迫使我們做出結論說：我們的科學地考驗過的感覺的知覺，會在我們腦中造成在本性上離開現實的關於外間世界的表象，或者在外間世界和我們的關於他的感覺的知覺之間，存在着天生的不協調。

可是，新康德派的不可知論者出現了，並且說：是的，可能的，我們也許能够正確地認知事物底屬性，但無論用何種感覺的或思想的過程，我們都不能够認識事物本身；這個自在之物，是在我們的認識界限以外的。對於這點，黑格爾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答覆了：如果你們知道了事物

底一切屬性，那末你們也就知道了事物本身；那時留下來的只有上述事物是存在於我們之外的這一赤裸裸的事實，而只要你們的感覺確知了這件事實時，你們就完全完全認識了這一事物，即認識了康德的有名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了。在現在，我們對於這點所能補充的只是，在康德時代，我們對於自然事物的認識，還是如此的不完備，以致還可以設想每一事物之後還有特殊的神祕的自在之物底存在。但是從那時代以來，這些不可認識的事物，已經一件一件地被科學的長足進步所認識了、分析到了，甚至重新創造了。對於我們自己能够製造底東西，我們當然不能稱之爲不可認識的。對於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化學家，有機物正是這種神祕的事物。現在我們已經可以不賴任何有機過程底幫助，從他們的化學成分中一個個地製造出來。近代化學斷言：只要知道任何物體底化學構成，就可依其原素製造出來。雖然我們現在還遠不能確切知道最高有機體即蛋白質之構成，但沒有理由可以使我們懷疑，我們在幾世紀之後就能够知道這個構成，並且藉此而製造出人造的蛋白質來。如果我們達到了這點時，那末，我們就可以再造有機生命，因爲生命，自最低的形式直至最高的形式止，都不過是蛋白質底正常生存狀態而已。

可是我們的不可知論者，在說出了自己的形式的保留條件之後，就像根深蒂固的唯物論者一樣地說話與行動——實質上他們正是唯物論者。他或許會說：就我們所知道的來說，物質和運動

或者——如現在所說的——能，是既不能創造又不能消滅的，但我們沒有任何證據，來證明這些東西不是在某個我們所不知道的時候被創造起來的。可是，如果你在某一一定的情形之下，利用這種承認去反對他時，那他就立刻要你閉口。如果他抽象地承認唯靈論底可能性，但是具體地他甚至不願意知道這一可能性。他將對你說：就我們所知或所能知道的來說，宇宙間是沒有造物者和萬能者存在的；據我們所知道，物質和能是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對於我們，思惟乃是能的形式、頭腦底作用；就我所知，物質世界是受不變的規律支配的……所以，當他是一個科學家之時，當他還知道一些事情之時，他是唯物論者；但在他的科學以外，在他所不知道的領域，他就將他的『不知』譯成希臘文，而稱之爲『不可知論』了。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情是明顯的：即使我是一個不可知論者，我也不能將這一本小冊子所敘述的歷史觀稱爲『歷史的不可知論』。因爲，宗教信徒將嘲笑我，而不可知論者將憤怒地質問我是否在侮辱他們。因此，我希望英國人的『尊嚴』（在德文就稱爲庸人）不會太過於憤怒，如果在英文中亦如在其他許多文字中一樣用『歷史唯物論』這一名詞來表示一種對於全世界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是在社會底經濟發展中，在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在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爲階級中，更在這些階級之間的鬥爭中，去尋求一切重要的歷史事變底基本的原因

和決定的動力。

如果我能證明歷史唯物論對於英國庸人底『尊嚴』也是有利益的，那末人們或許會對我更客氣些。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一事實，就是四五十年前，居住在英國的受過教育的外國人，討厭看見英國『尊嚴的』中等階級之宗教迷信和愚蠢。我現在要指出，那個時代英國的『尊嚴的』中等階級，並不像外國知識分子所想像的那樣愚蠢。這個階級底宗教信念是有其理由的。

當歐洲脫離中世紀的時候，處於生長過程中的城市資產階級，是其革命的因素。資產階級以前在封建制度內所取得的地位，對於它的擴張力，已經變成太過狹小了。封建制度已經和資產階級底自由發展，不能並存了，封建制度必須消滅。

可是羅馬天主教的教會乃是封建制度底巨大的國際中心，不管一切內部的戰爭，羅馬天主教會還是把整個封建的西歐團結為一個大的政治整體，和希臘正教及回教國度對抗。它把神賜的聖光加於封建制度之上。這個教會做效封建的等級制建立了自己的教會的等級制，並且終於使自己成為最大的封建領主，它至少佔有天主教全部所有土地底三分之一。要在每個國度內起來和世俗的封建制度鬥爭，就必須首先毀滅這個它的神聖組織。

跟着資產階級底生長，科學也巨大地生長了。天文學、機械學、物理學、解剖學和生理學復

與了。資產階級爲了它的工業底發展需要科學，以研究物理物體底屬性和自然力底表現形式。在這以前，科學是教會的恭順的奴婢。教會從來不允許科學跨出宗教信仰所限定的界線之外，因此，那時是完全沒有科學的。現在科學暴動起來反對教會了；資產階級需要科學，它參加了這個暴動。

以上，我說到了日益生長着的資產階級必然要與已存的教會發生衝突的兩點原因，但已經足夠證明：第一，在反對天主教會權力的鬥爭中，最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是資產階級；第二，一切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在當時都要帶上宗教的外衣，而且首先必然要反對教會。但是如果戰鬥的呼聲是從大學裏和城市商人中發出來的話，那末，這一呼聲一定能够在鄉村民衆中在農民中獲得有力的反響——當時農民到處向教會的和世俗的封建主進行劇烈的而且是生死的鬥爭。

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的偉大鬥爭，在三次大的決戰中，達到最緊張的程度。

第一次鬥爭是德國的宗教改革。路德底反教會暴動的號召，喚起了兩次政治起義：起初是西肯根 (Franz Von Sickingen) 領導的下級貴族底起義 (一五二三年)，以後是一五二五年的偉大的農民戰爭。這兩次都失敗了，主要是由於最有切身利益的黨派、城市資產階級底不徹底，至於不徹底的原因，我們在這裏不能詳述。從那時起，鬥爭就蛻化爲各地公侯和中央皇帝政權間的混

戰，其結果，使德國在兩百年中，失去了歐洲政治上底積極民族的作用。無論如何，路德的宗教改革，却在德國建立了新的宗教，卽正是專制帝國所需要的宗教。德國東北部的農民，還來不及改信路德教，就已經由自由人變成了農奴。

可是在路德失敗的地方，加爾文（Calvin）却獲得了勝利。加爾文的教條正適合當時資產階級最激進部分的要求。他的宿命論的學說，就是下列事實的反映，卽：在商業和競爭底世界中，成功或破產並不取決於個人底活動和技巧，而是取決於那種不受個人支配的各種情況。成功或破產，並非由個人意志和行動來決定的，而是由至大的和無形的經濟權力底仁慈來決定的。這在經濟革命時期，是特別正確的，那時一切舊的商業中心和一切舊的道路，都爲新的心和新的道路所驅逐了，那時印度和美洲發現了，那時自古以來最寶貴的經濟的聖物——金和銀的價值——也動搖和破產了。而且加爾文的教會制度，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發現上帝的王國也已經共和化的地方，世上的王國還能夠仍然留在君主、主教和諸侯統治之下麼？如果路德教在德意志變成了德意志小公侯手裏的忠實工具，那末加爾文教却在荷蘭創立了共和國並在英國特別在蘇格蘭創立了有力的共和黨。

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大起義，就將加爾文教看作現成的戰鬥的理論。這次起義發生於英國。城

市資產階級給了它第一個推動，而鄉村中的中農，則使運動獲得勝利。奇特的現象是：在所有三次資產階級大革命中，戰鬥的軍隊是農民。而農民却正是這麼一個階級，它在勝利之後，却反因這一勝利的經濟結果而破產了。克倫威爾（Cromwell）之後一世紀，英國的自耕的小土地所有者差不多完全消失了。可是，却正是由於這些小土地所有者與城市平民分子底參與，鬥爭才能達到澈底的結果，並將查理第一推上斷頭台。爲着資產階級能够取得完全成熟了的只待收集的勝利之果，却必須使革命遠遠超過這一目的。一七九三年在法國和一八四八年在德國，也都是如此。顯然，這正是資產階級社會發展底規律之一。

在革命活動底過火之後，緊接着不可避免的反動，這個反動同樣也遠遠超過其原來的目的。經過多次搖擺之後，終於定下了新的重心，並且變成了往後發展底出發點。英國的庸人稱之爲『大叛亂』的英國歷史上的偉大時代，以及隨着這一時代而來的戰鬥，却爲一六八九年比較微小的事變結束了，而這一事變却被自由派歷史家稱之爲『光榮的革命』。

新的出發點是興起的資產階級和以前的封建大地主間的妥協。這些封建地主，雖然當時甚至到現在都還被稱爲貴族，其實是早已轉變成了後來路易·菲立浦（Louis Philippe）在法國很久之後才變成的那種『國內第一資產者』了。對英國可慶幸的是舊的封建諸侯已經在『紅白玫瑰戰

爭」中自相殘殺殆盡了。他們的後裔，雖然大部分是從這些舊世家出身，但是離開嫡系已經很遠，他們另成一個新的集團；這個集團的習慣和趨向，與其說是封建的，毋寧說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完全認識金錢的價值，爲了立即增加地租，他們驅逐幾百家佃戶，代之以蘇羊。亨利第八把教會的土地廉價分賣及贈送，從資產階級中造成了一大批新的地主；直到十七世紀末繼續不斷地實行的沒收大的采邑以轉賣給半暴發戶或全暴發戶，也造成了同樣的結果。因此，從亨利第七以來，英國的『貴族』，不但不反對工業底發展，相反，力圖從這發展中取得利益。同樣永遠可以找到這麼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他們由於經濟的和政治的原因，願意與工業資產階級和金融資產階級底首領合作。這樣，一六八九年的妥協，很容易地實現了。政治的 *Spolia Opima*（戰利品）——職位、高官、厚俸——仍留在大貴族世家手裏，其條件是充分維護金融的、工業的及商業的中等階級底經濟利益。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當時已充分強大了，歸根結蒂他們決定了總的全國的政策。當然，在某些個別問題上曾發生過爭執，但是貴族的寡頭統治，很好地知道，他們本身的經濟興旺，是不可分裂地和工商業資產階級底經濟繁榮相聯系着的。

從這時起，資產階級已是英國統治階級底謙遜的可是是公認的一部分了。它與其他統治階級在鎮壓廣大勞動民衆上，有着共同的利害關係。商人或工廠主，對於其夥計、工人和僕役，就站

在主人的地位上，或者像不久以前英國人所說的，站在『天然上司』的地位上。他們需要從這些人身上榨取勞動，數量愈多愈好，質量愈好愈妙，爲此目的，他們必須訓練這些人馴服順從。他們本身是教徒，宗教曾經成爲他們戰勝國王和貴族的旗幟；他們不久又發現宗教可以被利用來麻醉他們的天然下屬的靈魂，使之服從主人的命令，使之相信主人是上帝安置於他們頭上的人。簡單說，英國資產階級從這時起，已經是壓迫『下等階級』——全國廣大的生產民衆的參加者了；其所用手段之一，就是宗教底影響。

另外一種情況也助長資產階級底宗教傾向，這就是英國唯物論底興盛。這個無神的新學說，不僅觸怒了敬神的中等等級，而且還自己宣佈是只適用於有教養和有學識的人們的哲學，而與宗教相反，宗教對於廣大的無知識羣衆（包括資產階級在內）是很好的。和霍布士一起，唯物論起來擁護國王底萬能權力，並且號召君主專制去鎮壓這個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傢伙），即人民。在霍布士底繼承者——波林勃洛克（*Bolingbroke*）、莎夫推斯盤（*Shaftesbury*）等——那裏，也是一樣：新的自然神論形式的唯物論，依舊是貴族祕傳的學說，因此資產階級底仇視唯物論，不僅因爲它的宗教的異端性，而且因爲它的反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系。所以與貴族底唯物論和自然神論相反，新教的教派，供給了反對斯多亞德們（十七世紀的

英國皇朝）鬥爭的旗幟和戰士，選拔了進步的中等階級底主要戰鬥力量；並且至今仍舊是『大自由黨』的主要骨幹。

這時候，唯物論由英國傳到了法國，在那裏遇見了另一個唯物論哲學學派——笛卡兒學派底一支派，而和它匯合了。在法國，唯物論在最初，也完全是貴族的學說。但它的革命性不久就顯露出來了。法國的唯物論者不把自己的批評限制於宗教領域；他們批評了當時每一個科學傳統和每一個政治制度。爲了證明他們的學說可以普遍應用起見，他們選擇了最簡單的方法：他們勇敢地在一部巨大著作中，即他們所由得名的百科全書中，應用唯物論於知識底一切對象。這樣，這個學說，在這種或那種形式——公開的唯物論或自然神論——之下，成爲法國一切有教養的青年底宇宙觀。它的影響是這樣巨大，以致在大革命時，這個由英國皇黨孕育出來的學說，給共和黨和恐怖黨拿來作理論的旗幟，並提供了人權宣言的底本。

法國大革命就是資產階級底第三次起義；但這是完全丟開宗教外衣，公開的在政治基礎上作戰的第一次起義。這也正是第一次實行鬥爭到底，直到交戰的一方（貴族）被消滅而另一方（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起義。在英國，革命前的制度和革命後的制度之間繼承的聯系，地主和資本家之間妥協，表現於訴訟程序底承繼以及封建法律形式底被尊重地保存着。在法國，相反地革命

與過去的傳統完全地斷絕了關係，消滅了封建制度底最後遺跡，並在 *Code civil*（民法）中使羅馬法巧妙地適應於現代的資本主義關係——它差不多是馬克思所稱爲『商品生產』的經濟發展階段之法律關係底最完備的反映——它適應得這樣巧妙，以致革命的法國民法，直到現在還是一切國度（連英國也在內）用來改革財產法所根據的範本。可是這上面，不應該忘記，如果英國的法律，繼續用封建的野蠻語言來表現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關係——這種野蠻語言，對於其表示的事物的適合性，正好像英文的寫法對於其讀音的適合性一樣（一個法國人說：『你寫的是倫敦，但你讀的是君士坦丁堡』）；那末這同一的英國法律，却是唯一的法律，它在幾世紀中保存了傳自古代日耳曼民族的關於個人自由、關於地方自治、關於除法庭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種種保證之最好部分，並且流傳到美洲及殖民地去；這些部分，在歐洲大陸，在君主專制的政權下，已經完全喪失了，而且直到現在還未在任何地方，能夠完全地重新爭取到。

再回轉來說我們的英國資產階級吧。法國革命給了英國資產階級以良好的機會，使它能夠藉助於大陸的君主專制，來破壞法國的海上貿易，奪取法國的殖民地並消滅法國對於海上爭霸底最後的野心。這是推動英國資產階級向法國革命鬥爭的理由之一。第二個理由是法國革命底方法，極不合英國資產階級底脾胃，不僅因爲它的『犯罪的』恐怖，而且甚至因爲它的使資產階級統治

推廣到極度的企圖。真的，英國資產階級如果沒有了自己本國的貴族能行嗎？英國貴族教給資產階級以漂亮態度（與老師相稱的態度），替它發明時髦的服裝，供給它以陸軍軍官去維持國內治安，供給他海陸軍軍官，去佔領殖民地和國外市場。不錯，資產階級中有一小部分進步分子，他們從這種妥協中並沒有得到多大的利益。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甚富裕的資產階級，他們同情革命，但他們在議會中沒有力量。

這樣，唯物論愈加成爲法國革命底信仰象徵，敬神的英國資產階級，就愈加牢固地抓住宗教。難道巴黎的恐怖時期沒有表示，如果羣衆失去宗教信仰的話，將會鬧成什麼樣子麼？唯物論愈是從法國傳播到其他國度去，愈是得到類似的理論學說尤其德國哲學的支持，唯物論和一般地自由思想愈在歐洲大陸上真正變成一切受教育的人所必需的標幟，英國中等階級就愈加抓緊各種各樣的宗教信條。這些信條，雖然非常之各不相同，但它們都是基督教的宗教的信條底鮮明表現。

當革命在法國保證了資產階級政治勝利的時候，在英國，瓦特（Watt）、亞克來以特（Akwright）、卡特來以特（Cartwright）及其他人，給了工業革命以最初的推動，而這個革命則完全轉移了經濟力量的重心。現在資產階級底財富，比貴族底財富要無比地增加得更快。在資產

階級的內部，金融貴族、銀行家等等，比起工廠製造家來也落於次等地位了。一六八九年的妥協，即使在根據資產階級底利益而逐漸地加以修改之後，也已不能適合這個妥協底參加者底力量的對比了。參加者底性質，也改變了：一八三〇年的資產階級，與前世紀的資產階級，有巨大的差別。政治權力還在貴族手中，貴族使用這種權力，來反對新的工業資產階級底野心，這種情況已經與新的經濟利益不能並存了。因之必須恢復反對貴族的鬥爭，這個鬥爭，只能以新的經濟力量底勝利為結局。在法國革命的影響之下，一八三〇年第一次不顧一切抵抗地實行了國會改革。這給資產階級造成了在國會中的公認的和強大的地位。以後，穀物條例的廢除，又永遠確定了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中最活動的部分即工廠主對於土地貴族的優勢。這是資產階級最大的勝利；但是這又是它專為自己本身的利益而獲得的最後一次勝利。所有以後的勝利，資產階級就不得不與新的社會力量，分佔利益了，這個社會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即成為它的對抗者了。

工業革命創造了大資本家工廠主階級，同時也創造了人數更多的工廠工人階級。隨着工業革命逐一蔓延於各個生產部門，工人階級也跟着在數量上不斷地增加起來。隨着其數量底增加，工人階級底力量也增加了，這一力量在一八二四年在強迫倔強的議會廢除禁止結社自由的法律時，

就已表現出來了。在要求國會改革的鼓動中，工人就已經成爲改革黨中的激進的一翼；當一八三二年法案取消工人底選舉權時，他們把要求寫在人民憲章之中，並組織爲獨立的政黨——憲章黨，以與反穀物條例的強有力的資產階級同盟相對抗。這是現代第一個工人政黨。

此後，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和三月在大陸上爆發了革命，在這些革命中，工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並且在大陸上，至少在巴黎，他們提出了從資本主義社會底觀點看來決不能允許的要求。以後就來了普遍的反動。最初是一八四八年四月十日憲章黨底失敗；其次是同年四月巴黎工人起義底被鎮壓；又其次是一八四九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國南部的挫折；最後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第三之戰勝巴黎。這樣，在短時期內，工人要求之可怕的聲勢，是被壓抑下去了，但費了多少代價呢！如果以前英國資產階級就以爲必須把普通人民束縛於宗教的羅網之中，那末，經過所有這些事變以後，他們對於這種必要的感覺，應當更強烈到多少倍呢？英國資產階級毫不理會其大陸弟兄們底譏笑，繼續一年一年地花費千百萬金錢去向下層階級宣傳福音。它還不滿意自己的宗教機關，還請求當時宗教投機的最大組織者——『瓊生大哥』來幫助他，從美國輸入了

● 『瓊生大哥』(Brother Jonathan)是美國的混名，後來這一別名爲『山姆大叔』(Uncle Sam)代替了。

——編者註

基督復活派 ● Revivalism 摩提 (Moody) 和桑凱 (Sankey) 等人，最後並接受救世軍的危險的幫助——救世軍恢復了古代基督教底宣傳方法，把窮人看做是上帝的選民，用宗教形式來反對資本主義，這樣，便發揮了原始基督教底階級鬥爭底某些方面，這些方面，對於現在花費金錢來發展救世軍的富翁，將來有一天，會成爲很不方便的。

似乎可以把下述這點當做歷史發展底規律，即資產階級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不能獨佔的掌握政權——至少是不能長時期地——像中世紀的封建貴族那樣。就是在封建制度被從根剷除了的法國，資產階級以其整個階級執掌全部政權，也只有很短的時期。在路易·菲立浦統治底下，即從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時，只有一小部分的資產階級統治着，資產階級底更大的一部分，則由於很高的選舉標準而失去了選舉權。在第二共和國之下，即從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間，整個資產階級統治着，但爲時不過三年；資產階級的無能，替第二帝國開闢了道路。僅僅是現在，在第三共和國之下，整個的資產階級才執掌了國政二十年，但現在它已經顯露崩潰底鮮明徵兆。

● 基督復活派是上世紀的一種復活宗教的運動，其目的是恢復往下低落的宗教影響。摩提與桑凱，是這一運動的組織者，美國的教士。

——譯者註

了。資產階級底長期統治，直至現在只有在像美國那樣的、從來沒有經過封建制度和社會一開始就建築在資產階級基礎之上的國度中，才是可能的。然而即使在法國和美國，資產階級底繼承者——工人——也已經在大聲地敲門了。

在英國，資產階級從來沒有獨佔過政權。甚至它的一八三二年的勝利，還仍舊讓貴族差不多專有一切高級的政府位置。富裕的中等階級對於這種狀況之恭順，這件事在我未曾聽見自由派的工廠主福斯德的一次公開演說以前，是不能够了解的，福斯德在他的演說中，勸勃拉福特 (Bradford)的青年爲着自己幸福去學習法文。他舉自己作例，說當他做了大臣以後，進入了法文至少是與英文有同樣的必要的社會中時，他是感覺得如何羞怯啊！事實上，當時英國的資產者，普通都是一些完全未受教育的暴發戶，他們無論願意或不願意，不得不將一切高級的政府位置讓給貴族，因爲那裏所需要的是別一些品質，而不是商業的幹練所造成的島國的褊狹和島國的自大。●。即在現在報紙上關於 Middleclass Education (中等階級教育) 的無窮的爭論，也暴露了英國資產階級還以爲自己不適宜於受最好的教育的而爲自己尋找一種比較謙卑些的東西。無怪，在廢除穀物條例以後，那些取得勝利的人物，那些哥卜登 (Cobden)、勃來特 (Bright)、福斯德 等等，完全被擯於本國政府之外，直到過二十年後新的改革法案才替他們開開了進入內閣之門。

英國資產階級直到現在還是這樣深刻的自慚社會地位的低微，使他們用自己的和人民的錢去養一個寄生者底裝飾用的等級，在一切莊嚴的場合中光榮地代表民族；而且當資產階級中間有一個人能夠加入這個歸根結蒂為資產階級自己造成的狹窄的集團中去時，他們便引以為無上的光榮。

● 英國的民族沙文主義的自大，就是在商業上也是不利的。直至最近，普通的英國廠主，還以為英國人說外國話，是失去尊嚴的，而且見到外國「窮人」到英國來住家並替英國人運輸生產品到外國去，免除許多麻煩，於是便在某種程度內，引此自傲。他們甚至沒有看到，這些外國人——其中德國人佔多數——由於上述情形，奪取了英國對外國貿易的一大部分（輸入不少於輸出），英國的直接對貿易，却逐漸被限制於殖民地、中國、美國和南美洲。他們更少看到這些德國人與其他在外國經營商業的德國人進行貿易，他們逐漸在全地球上組織了整個商業殖民地網。當四十年前德國認真開始經營輸出品生產時，這些德國殖民地，給德國以非常大的幫助，使德國能於很短時間內，由輸出糧食的國家轉變為第一等的輸出工業品的國家。最後，在大約十年前，英國製造業便恐慌起來，並詢問英國的公使和領事：為什麼他們不能保持着自己的顧客呢？答覆是一致的，即：（一）你們沒有學你們顧客的語言，却要求他們來說你們的語言；（二）你們不但沒有設法去滿足你們顧客的要求、習慣和嗜好，反而要求他們來接受你們的英國的需要、習慣和嗜好。

這樣，工業和商業中等階級還沒有來得及把地主貴族完全從政權中排除出去的時候，另一個敵人——工人階級——已經登上歷史舞台了。隨着憲章運動和大陸革命之後來到的反動，加上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六年的英國工商業底空前繁榮（普通常常是僅僅用自由貿易來解釋這個繁榮的，其實它底產生更多地是由於鐵路、航海以及一般地交通工具的巨大發展而起的），重新又使工人們去依賴自由黨——工人們和在憲章運動以前一樣又組成了自由黨底激進的一翼。但是，逐漸地，工人們對於選舉權的企求成爲不可壓抑的了。正當自由派領導的灰格派（*Whigs*——英國自由黨底前身）懼怯動搖的時候，狄斯拉耶里（*Disraeli*）却顯示了自己的高明；他利用對於多利派（*Tories*——英國保守黨底前身）有利的時機，就在城市選舉區中實行每個居住單獨房屋的人都

有選舉權的法令，並且修正了選舉區，隨後又實行祕密投票制；在一八八四年又將戶主的選舉權，推廣到一切地區，包括貴族的特區，並且又重新劃分選舉區，使彼此之間在某種程度內趨於平均。由於所有這一切設施，工人階級在選舉中的力量大大地增加了，現在在一百五十個至二百個選舉區中，工人佔了選舉人底多數。但議會制度是訓練人們去尊敬傳統的最好的學校。如果中等階級曾經以崇拜和虔誠敬意仰望曼涅士（*Manners*）爵士所戲稱爲『我們的老貴族』的集團的話，那末，工人羣衆也是以尊重和恭敬態度去看當時被稱爲『良好的階級』、資產階級的。真

的，在十五年前，英國工人是模範的工人，他們對待他們的主人的恭敬態度，他們要求自己權利時的謙虛，大可安慰我們德國的教授——社會主義者——這些人，正是苦於本國同胞（德國工人）底不可救藥的共產主義的和革命的企圖。

但英國的資產者，究竟是很好的生意人，他們比德國教授們看得更遠。他們只是在環境壓迫之下，才和工人們共享政權。他們在憲章運動時就認識了人民，這個 *Puer robustus sed miltio-* *nis*（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傢伙）能够做出什麼來。從此以後資產階級就無論願意與否，不得不在聯合皇國的法律中接受『人民憲章』底極大部分的要求。現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用道德的手段將平民束縛於迷惘之中。而影響羣衆的第一個和最重要的方法，依然是宗教。從此學校董事會中牧師佔着優勢，從此——資產階級日益增加着自我捐稅，以參養各種教派，從崇禮派至救世軍。

現在，英國庸人底『尊嚴』，戰勝大陸資產階級的自由思想和怠慢宗教態度的凱旋到來了。法國的和德國的工人，已經變成了頑抗者。他們完全地沾染了社會主義；而由於非常容易了解的理由，他們在選擇奪取政權的手段時，是絕不顧慮到遵守法律的。這個 *Puer robustus*（強壯的小傢伙），一天比一天更 *malitiosus*（懷有惡意）了。法國的和德國的資產者，還有什麼好做呢，

除了採取最後的辦法，悄悄地拋棄他們的自由思想；就好像一個少年公子，在海船上漸漸覺得暈船的時候，就將他未上船時吸着出風頭的那枝雪茄煙拋入海中去一樣。以前嘲笑宗教的人，現在一個個地裝出虔誠的外表，用恭敬的態度，談論着教會、宗教學說和儀式，而且在必不可少的時候，自己也來奉行這些事情了。法國資產者在星期五那天實行吃素，德國資產者在星期日本坐於教堂中，傾聽新教教士的冗長的說教。資產者與唯物論絕交了。『應該爲平民保存宗教』，這是挽救社會使其不致完全崩潰的最後的和唯一的方法。對於他們自己，不幸的是他們在發現這點的時候，已經是在他們採用一切方法盡力破壞宗教使之永遠不能存在之後。現在輪到英國資產者出來嘲笑了，他們呼叱道：『蠢才！這個我在兩世紀前就能够告訴你們的了！』

然而，我恐怕，無論英國資產階級底宗教的愚蠢，無論大陸資產階級 *Post festum*（事後的）的皈依宗教，都不能阻止日益高漲的無產階級巨潮。傳統是巨大的阻礙力量，是歷史底惰力，但是，它是消極的，因之，必定要被打破。宗教同樣的不能長期地成爲資本主義社會底支持。如果我們的法律的哲學的和宗教的觀念，都只是統治於特定社會內的經濟關係底親近的或者疏遠的枝葉，那末在經濟關係根本改變之後，這些觀念，也決不能長期地繼續支持下去的。除非我們相信有超自然的奇蹟，否則，我們應該承認任何宗教的說教都不能挽救一個趨於死亡的社會。

事實上，在英國，工人也同樣地已經重新進入運動了。無疑的，他們還被各種傳統束縛着。首先是資產階級的傳統：例如，流行很廣的成見，以為英國只可能有兩個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而工人階級應該在強大的自由黨幫助之下，獲得自己的解放。還有從工人階級底最初不自信地企圖獨立行動的時候所遺留下來的傳統：例如許多舊工會底這麼一種傳統，即開除一切沒有經過正常的學徒時期的工人；這種辦法實在是等於每個工會自己造成本身的工賊。但是，不管所有這些，英國工人階級前進着：使布梭丹諾教授（Bursell）也不得不憂愁地將這個事實告訴他的『教授社會主義』的朋友。工人階級前進着，正如英國一切事情一樣，是緩慢地以節制的步伐前進着，有時動搖，有時作着不自信的試探、無效果的企圖。工人階級運動着，在有些地方，它對於社會主義底字面，表示過分的不信任，但是逐漸地吸收着社會主義的實質。它運動着，包括更多的工人階層。現在它已經把倫敦東區的不熟練工人，從睡夢中喚醒起來了；我們看到了這些新力量，給了工人階級以如何壯烈的推動。如果運動的進程，還沒有追上某些批評家底缺乏忍耐的要求的話，那末，請這些批評家不要忘記：正是英國工人階級保存着英國民族性的最好的方面，在英國，爭取到的每一個進步，以後就永遠不會失掉的。如果舊憲章黨底兒子們，因為上述原因，還不能表現得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那末從各方面看來，可以期望着他們的孫子一定不會辱

沒自己的祖父。

可是，歐洲工人階級底勝利，不是專靠英國。這樣的勝利要得到保證，至少必須英法德三國底共同努力。在法德兩國中，工人運動大大地超越了英國。在德國，甚至已經可計算工人階級勝利的時刻了。德國工人運動在最近二十五年來所得的成功，是無可比擬的。它以日益增加的速度前進着。如果德國資產階級，表示了自己可憐的愚蠢和沒有政治才能、紀律、勇敢、毅力和堅忍心，那末德國工人階級就表示出自己綽綽有餘地具有這些品質。在將近四百年前，德國曾經是歐洲資產階級第一次大起義的發源地；如果依日前的形勢來判斷，德國難道不可能同樣成爲歐洲無產階級底第一次偉大勝利的舞台嗎？

一八九二年四月二十日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現代社會主義，按其內容說來，首先是，一方面，對於那統治於現代社會中的有產者和無產者間、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間的階級對立的認識底結果，另一方面對於那支配於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的認識底結果。可是，按其理論形式說，現代社會主義最初出現爲只是十八世紀法國的偉大的啓蒙學者們^①所提出的原則底繼續的與似乎是更澈底的發展。現代社會主義，正如任何新學說的一樣，應得首先從在它之前已經積累了的思想資料出發，雖然它在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有着深刻的根源。

① 這是指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前夜底法國資產階級在哲學上和科學上的代表們。著名的啓蒙學者有福爾泰、盧騷，以狄德羅爲首的百科全書派等。

在法國爲行將到來的革命而啓導人們的頭腦的偉大人物，自己也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種類的外界權威。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審判台前，或者辯明自身存在的理由，或者放棄其存在的權利。思惟的理性成了測定一切現存事物底唯一尺度，這正是像黑格爾所說的『世界用頭站着的時代』——起初是在這種意義上，即人的頭腦以及頭腦因思惟之助而發現的原理，起來要求成爲一切人的行動與社會關

● 黑格爾關於法蘭西革命這樣地說：『關於法權的思想、法權的概念，立刻取得了公認的地位，腐朽的專橫處

支持不能對它作任何的抵抗。法權思想，就被放在憲法底基礎上，現在一切都得以此爲根據。自從天空中照着太陽，而行星圍繞太陽運行以來，從來沒有見過人用自己的頭腦立着的，這就是說，根據思想、按照思想去構造現實。安那克薩哥拉斯(Anaxagoras)第一個說，理性統治着世界；可是只到現在，人們才第一次承認思想應當支配精神的現實。這是一個光輝的引。一切能思想的生物，都欣喜地歡迎這一新时代的到來。高尚的熱情充滿了這個時期，全世界被一種智慧的熱忱所浸潤，彷彿神意和人世間的調和，現在才第一次達到似的。』(黑格爾著：歷史的哲學，一八四〇年出版，五三五頁)。難道現在不應當就立即用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去反對已死的黑格爾教授的這種危險的觸犯社會制度的思想嗎？

——黑格爾註

係底基礎；然後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就是與這些原則相矛盾的現實，實際上是上下顛倒了的。一切以前的社會形式及國家形式，一切傳統的觀念，都被認為是不合理的東西，而像古老的垃圾一樣拋棄了；世界至今被單單一個成見領導着；世界的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憫恤與鄙視。現在曙光第一次出現了，理性的王國到臨了，從今以後，迷信與偏邪、特權與壓迫等等，將讓位於永恆的真理、永恆的正義、從自然本身中產生的平等及不可剝奪的人權了。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底理想化了的王國；永恆的正義；正實現於資產階級的法律之中；而平等則歸結為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並且資產階級的財產權，被宣佈為最根本的人權之一。理性的國家，盧騷^①底『社會公約』，在實踐上成了而且只能

● 盧騷（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是一七八九——一七九四法國大革命準備時期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底代表。

他認為社會及國家最初是由自由的、獨立的人們訂立自由的『社會公約』而組成的。可是這種公約所建立的社會秩序，以後因為社會不平等的產生而被歪曲了。但是人類按其天性說是自由與平等的，所以他們應當擁有一樣的政治權利，而且在一切問題上，在法律上應當是平等的。按照盧騷學說，要恢復這種平等，也只能夠而且應當根據於人們相互間自由的『社會公約』之上。

——編者註——

成爲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十八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亦與其先驅者一樣，總不能超越他們本身的時代所設置的界限。

但是除了封建貴族與出來作爲整個社會其餘部分代表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以外，還存在着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富裕的游惰者與勞動的貧窮者之間的一般的對立。正是這種情形，使資產階級底代表，能够標榜自己不是任何個別階級底代表，而是整個受苦的人類底代表。不僅如此，從其產生時起，資產階級就孕育着自己的對立物：資本家沒有僱傭勞動者就不能生存，當中世紀行會的行東，發展爲近代的資產者時，行會的傭工及行會以外的日工，也以同樣程度，發展爲無產者。雖然一般地和整個地說來，資產階級在和貴族鬥爭中，曾有某種權力，來認爲自己同時是當時各勞動階級底代表；可是，在每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之中，近代無產階級的多少發展的先驅者底階級，也曾爆發了他們自己的階級底獨立運動，例如德意志宗教改革及農民戰爭時代的壯年洗禮派和孟彩爾的運動、英國大革命時代的平均派 (Levellers)、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巴貝夫 (Babeuf)。伴隨着這個尚未成熟的階級底革命武裝起義的，還有與之相適應的理論的表現：在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有理想社會制度底烏托邦的描寫，在十八世紀，就已經簡直是共產主義的理論（摩萊里與馬勃里）。現在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僅限於政治的權利，而擴大到每一個人的社會

地位上；證明了應該消滅的不只是階級的特權，而且是階級區別底本身。這個新思想底最初表現形式是斥責一切人生享樂的、禁慾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後來出現了三大思想家：聖西門，他除無產階級的傾向以外，還有資產階級傾向的某些影響；傅立葉；最後歐文，歐文居於資本主

● 德國的宗教改革與農民戰爭，發生於十六世紀之初。參看本書英文版序言。

——編者註

● 指的是十七世紀（一六四〇——一六六〇年）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它是反對君主專制、反對封建地主統治的。

——編者註

● 平均派——在一六四六年英國革命中提出最急進民主要求的城鄉平民分子運動底代表們的稱呼。

——編者註

● 巴貝夫底共產主義，是根據在平等的思想之上的。巴貝夫及其信徒認為要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就須要由共產主義者組成一個不大的密謀的集團，來實行陰謀與政變。巴貝夫共產主義的這些特點，正反映那個成為近代無產階級前身的階級底不成熟的狀況。

——編者註

● 恩格斯在這裏是指空想共產主義代表湯麥斯·摩爾（十六世紀）、康班尼拉（十六——十七世紀）底著作。

——編者註

義生產最發達的國家，受到這一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各種對立的影響，於是有系統地發揮自己的消滅階級差別的方案，製成直接與法國唯物論相聯的體系。

上述三人底共同特點，即在於他們自己都不自認為是當時歷史地產生的無產階級底利益底代表。他們和啓蒙學派一樣，想立即解放全人類，而不是首先解放某一個一定的社會階級。也和啓蒙學派一樣，他們想建立一個理性及永恆正義底王國；但是他們的王國，和法國啓蒙學派的王國相較，實有天壤之別。在他們看來，根據這些啓蒙學派底原則而建立的資產階級世界，同樣是不合理的和不公正的，所以應該和封建制度及一切以前的社會形式同樣地拋到垃圾箱裏去。真正的理性及真正的正義之所以迄今尚未統治世界，其原因只是在於它們還沒有被人們正確地理解的緣故。所缺少的僅僅是天才人物，這樣的人物，現在有了，他認識了真理。天才之所以在現在方才出現，真理之所以在現在才被認識——這個事實，在他們看來，並不是歷史發展總的進程底必然結果與不可避免的事件，而簡單地是一種僥倖的偶然性。這樣的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可以同樣順利地產生，如果這樣，那人類就可以免去五世紀的迷誤、鬥爭與痛苦了。

我們已經看到十八世紀的準備了革命的法國哲學家們，如何求助於理性，把理性當作一切現存事物底唯一裁判者。他們要求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要求無情地毀滅一切與永恆理性

相矛盾的東西。我們同樣也已看到，這個永恆的理性，實際上不是別的，正是中等市民底理想化的悟性，這種中等市民，在那時正發展成爲近代的資產者。可是，當法國革命實現了這個理性的社會與理性的國家時，就可以明顯地看到，不論這個新的制度較之舊制度是如何合理些，可是絕非絕對的理性的。理性的王國遭受了完全的破產。盧騷底社會公約，在恐怖時代^①，找到了自己的實現；失望於自己政治能力的資產階級，爲着拯救自己起見，起初求助於賄賂執政政府^②，後來則託庇於拿破崙的專制政治，早先允諾的永久的和平變成了無窮的掠奪戰爭。理性的社會制度，也沒有較好的命運。富有與貧窮間的對立，並沒有在普遍幸福之中，獲得解決，而且反而因爲那種溝通對立的行會的以及其他的特權底廢除，以及那種稍爲緩和貧富對立的宗教慈善設施的廢

● 在一七九三——一七九四年以甲可黨（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及勞動貧民的代表）爲首的法國革命政府採取恐怖統治來作爲與反革命鬥爭的手段。

——編者註

● 執政政府是一七九四年法國資產階級在推翻了甲可黨專政後所建立的政府。執政政府從一七九五年起繼續存在到一七九九年，以後被拿破崙第一推翻。拿破崙開始稱爲統領，後來便稱皇帝，他指揮法國進行許多侵略的戰

爭。

——編者註

止，而更加尖銳化起來。現在在事實上所實現了的脫離封建桎梏的『財產自由』，對於小資產者與農民，不過是在大資本與大農業強大競爭壓迫之下出賣他們小財產給這些大財主的自由。這樣，『財產自由』對於小資產者與農民變成了脫離財產的自由。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工業底迅速發展，使得勞動羣衆底貧窮與困苦成爲社會生存底必要條件。現金交易，像卡爾易爾（Carlyle）所說的，日益成爲這一社會底唯一的聯系因素。犯罪的數目一年一年地增加。如果以前的無恥的白晝橫行的封建時代的罪行，雖沒有消滅，但變成次要的了，那末，以前暗下偷做的資產階級的罪惡，現在却狂放其花了。商業日益更甚地帶着欺詐性。革命的箴言『博愛』，實現於競爭所產生的詭計與嫉視之中。賄賂代替了暴力的壓迫，金錢代替了大刀成爲社會權力的主要槓桿。『初夜權』從封建的領主之手轉讓於資產者工廠主。賣淫增加到空前的程度，甚至婚姻本身，依然和以前一樣，是法律所承認的賣淫形式和賣淫的官式的掩蓋，而且此外還有普遍的通姦事件來做補充。總而言之，和法國啓蒙學派所作的華美的約言相較，『理性勝利』所建立的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只是一幅引人深刻失望的諷刺畫。所缺少的，只是寫出這種失望情形的人罷了；而這

種人，在新世紀來到時，也就出現了。在一八〇二年出版了聖西門的日內瓦書翰集；在一八〇八年出版了傅立葉的第一部著作，雖然他的理論的基礎是早在一七七九年時就已經奠定了；在一八〇〇年一月一日，歐文接受了紐拉納克廠的管理。

可是，在這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跟隨着它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對立，還很不發展。大工業在英國剛剛產生，在法國還不知道。可是只有大工業，它一方面發展使生產方式中的革命與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性質底廢除成爲迫切的需要的衝突，——不僅是這個大工業所產生的各階級間的衝突，而且是它所創造的生產力和交換方式間的衝突；另一方面也只有這個大工業才在生產力底偉大發展中提供着解決它自己所造成的衝突的手段。所以，如果在十九世紀之初，從現代社會中產生出來的衝突，還正在開始發生，那末，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自然是更少發展了。如果巴黎底沒有財產的羣衆，在恐怖時期，短時的獲取了統治權，並且這麼一來，便能够在反對資產階級中，領導資產階級革命走向勝利；那末，他們正只是用他們的行爲證明了，在那時的條件之下，這些羣衆底長期的統治底不可能性。無產階級幾乎還沒有從一般沒有財產的羣衆中分離出來，它還只是正在產生的階級底萌芽，它還完全不能作獨立的政治運動，它表現出只是一種受苦的被壓迫的等級，由於它無力幫助自己，所以最多只能從外面——從上層來幫助它。

這種歷史的情況也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底創造者底觀點。不成熟的理論，適應着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不成熟的階級關係。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既然還在不發展的經濟關係之中隱藏着，所以不得不從頭腦中發明出來，創造出來。社會制度表現出來的只是缺點；消除這些缺點乃是思惟的理性的任務。需要的是，發明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底體系，並且經過宣傳，在可能的時候，更用模範的試驗底例子，從外面把它強制加到現在社會中去。這些新的社會體系，預先就被判定不得不陷於空想，它們愈是被規定得詳盡細密，則愈是墮於純粹的幻想。

指出這一點後，我們就一分鐘也將不再停留在問題底這一方面，因為這在現在完全是屬於過去的事了。讓一些文學上的雜貨店主自滿自足地挑剔這些在現在看來似乎是可笑的幻想，而以他們自己的思想方式的謹慎，優勝於這類『狂亂』來自豪吧！使我們更加欣喜的是那些在每一步上衝破充滿着幻想的外殼而暴露出來的天才思想或思想萌芽，而盲目的庸人却看不見這些。

聖西門是法國大革命底產兒，大革命開始時，他還不滿三十歲。這次革命，是第三等級即從事生產和貿易的民族大多數對於以前享有特權的遊惰等級（貴族和僧侶）底勝利；但是，很快地暴露了第三等級的勝利只是這個等級中一小部分人底勝利；這個勝利使第三等級中享有社會特權的階層——富有的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而且這個資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更加迅速地發

展起來。一方面由於他們對當時被沒收和以後被拍賣的貴族和教會的遺產，實行投機取利；他方面由於他們以承辦軍用品詐欺民族。正是這些投機者底統治，使得法國與革命，在執政府時代陷於破產的邊緣，並使拿破崙得以藉口來舉行他的國家政變。因此在聖西門頭腦中，第三等級和特權等級之間的對立就採取了『勞動者』和『遊惰者』之間的對立底形式。所謂『遊惰者』不僅指舊時特權等級的人們而言，舉凡不參加生產和貿易而依賴不勞而獲的收入爲生的人都包括在內。所謂『勞動者』不僅指僱傭工人而言，而且廠主、商人、銀行家也算在裏面。『遊惰者』失去了精神領導和政治統治的能力——這是毫無疑義的，而且已經由革命確定地證明了。可是照聖西門的意見，恐怖時代的經濟，證明了貧窮者也沒有這種能力。那末在這種情況下，誰應該領導和統治呢？據聖西門的意見，應當是科學與工業，它們被新的宗教聯系結合起來，這種宗教聯系是必然地神秘的和等級森嚴的『新基督教』，其使命爲恢復從『宗教改革』時代以來被破壞了的宗教思想的統一。可是科學，這就是科學家，而工業則首先是積極的資產者，廠主、商人、銀行家。固然，這些資產者據聖西門意思應該成爲國家的官吏、全社會所信任的人，但是對於工人，他們還保持發號施令的與經濟特權的地位。至於銀行家，正是他們有着以調劑信用來調劑整個社會的生產的使命。這樣的見解是完全適應於那一時代的，那時，在法國，大工業以及跟隨着它的資產

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對立，剛剛在產生底過程中。但聖西門特別着重指出的乃是這點：即他無論何時何處首先關心於『人數最多和最貧窮的階級』(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底命運。

在聖西門底日内瓦書翰集中，我們已經看到，『一切都應當勞動』的原則。在同一著作中，他也已經指出，法國的恐怖統治是無產羣衆底統治。他告訴他們道：『看呵，當你們的同志統治着法國的時候，法國發生甚麼事情：他們造成了飢餓！』可是，理解到法國革命不僅是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而且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的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在一八〇二年是極度天才的發現。在一八一六年，聖西門宣佈，政治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預言政治將要被經濟所完全併吞。如果在這兒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底基礎的見解，還只表現於萌芽形式中的話，那末，對人的政治的治理，應當變爲對物的管理和對於生產過程的指導的思想，就是說，『廢除國家』的思想（這點，最近是甚囂塵上的），在這兒已經完全明白地說出來了。同樣地優越於其同時代的人的是，在一八一四年聯軍攻入巴黎以後不久，並在一八一五年百日戰爭時，聖西門聲稱法國和英國的同盟以及其次這兩國和德國的同盟，是歐洲和平發展和繁榮的唯一保證。真的，必須有極大的勇氣和歷史的遠見，才敢在一八一五年向法國人宣傳與滑鐵盧的戰勝者

建立同盟！

如果從聖西門那裏，我們看到的是天才的眼光遠大，因之，在他的觀點中包括着後來的社會主義者們底差不多一切（除了嚴格的經濟思想以外）思想底萌芽的話，那末在傅立葉那裏，我們看到對於現存社會制度的批評，在這種批評中結合着純粹的法國的機智和很深刻的分析。傅立葉抓住了革命前資產階級底狂熱的預言家以及革命後它所收買的讚美者的話。他無情地暴露資產階級世界底物質的和精神的貧困；拿這種貧困來和以前啓蒙學者底輝煌的約言相比較，啓蒙學者曾經允諾建立只有理性統治着的社會和給予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拿這種貧困和啓蒙學者所說人類有進達無限美滿境地的能力相比較。傅立葉揭破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底華美辭句底空虛，指出與他們的好聽辭句相適應的現實是如何可憐，他辛辣地嘲罵這種空洞辭句底完全破產。傅立葉不僅

● 拿破崙第一的侵略戰爭，結果使拿破崙失敗。差不多一切歐洲國家，以資產階級的英國和農奴制度的俄國爲首，組成一個聯盟來反對法國。一八一四年，巴黎被聯軍所佔，拿破崙不得不退位，一八一五年，拿破崙重新企圖恢復自己政權並與聯軍進行了新的戰爭（百日戰爭），但又在滑鐵盧被戰敗，被聯軍所執，流放於聖漢倫島，而死於島上。

——編者註

是批評家，因其樂天的性格，他還是一個諷刺家，而且甚至是自古以來最大的諷刺家之一。他用巧妙的同時令人發噁的辭句，描寫了革命低落時代法國整個商業中盛極一時的投機的欺騙行爲及小商販習氣。更加巧妙的是他對於資產階級社會中兩性關係和婦女社會地位的批判。在每一社會中，婦女解放底程度，是一般解放底天然尺度，他是說出這一思想的第一人。但傅立葉底偉大最顯著地表現在他的社會歷史觀。他把社會歷史底全部的歷程分爲四個階段：蒙昧、野蠻、宗法和文明——後者就是現在所謂市民社會，即從十六世紀發展起來的社會秩序；他指明「文明階段怎樣將野蠻時代的每一個簡單形式的罪惡，變成生存底根基並使之成爲複雜的曖昧的兩面的虛僞的形式」。他指出：文明是運行於不能克服的永遠復生的矛盾底『罪惡循環』中，它所達到的結果永遠是和它原來所誠意地或假意地期望的東西相反的；例如，在『文明階段，貧困就是由富裕本身所產生的』。我們可以看見，傅立葉是與他的同時代人黑格爾同樣巧妙地精通辯證法的，與說人有進達美滿境地的無限制的能力的空話相反，他同樣辯證地斷言，每個歷史時代，各有其上升線和下降線，並且在對於整個人類的將來上，他更往前發揮了這個觀點；像康德在自然科學上得出了地球底未來的滅亡的思想一樣，傅立葉在其歷史觀中包涵了人類未來的滅亡的思想。

正當革命的風暴掃蕩法國的時候，在英國也經過一次較不喧囂的然而一樣巨大的變革。蒸汽

和新的機器生產，把手工業工場轉變為現代的大工業，並因此革命化了資產階級社會底整個基礎。手工工場時候的沉滯的發展進程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狂飈的時期。社會愈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沒有財產的無產者；在這兩個階級中間，代替舊時的穩定的中間階層而出現的，是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底不穩定的羣衆，他們過着非常動搖的生活，並形成爲全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新的生產方式，在當時還只處在向上發展底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正規的、在當時條件下唯一可能的生產方式。可是這種生產方式那時已經來得及產生出許多觸目的社會的痛苦了：在大城市的最惡劣的陋巷裏，麤聚了許多無家可歸的人民大眾；一切舊時遺傳下來的聯系、宗法的等級、家庭都被破壞了；勞動時間可怕地延長，尤其是對於婦女和兒童；廣大的勞動人民，突然地被投入於完全新的生活條件之中，從鄉村轉到城市，從農業轉到工業，從穩定的生活條件轉到每日變化的不可靠的生活條件，他們大批地道德墮落了。這時候出現了一個改革家——一個二十九歲的廠主，這人具有孩子似的純潔的天真爛漫的性格，同時又是一個世上所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他（歐文）領悟了十八世紀啓蒙學者——唯物論者底學說，即人的性質，一方面是天然機體底產物，另一方面是人的一生的特別是他的發展時期的周圍環境底產物。大多數與歐文同一社會地位的人們，在產業革命中只看到混沌和紛亂，便於他們渾水捉魚，迅速發財。而歐文則在產業革命中看

到實行他的心愛的理想以便在混亂中建立秩序的良機。在曼徹斯特，他當時是一個五百工人的工廠的領導者，就企圖實行這個理想而且得了成效。從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一九年，他以股東兼經理的資格，用同樣的精神來管理蘇格蘭的紐拉納克大紗廠；這一次他有更大的行動自由，得着更大的成功，使他的名字很快地就傳遍歐洲。紐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二千五百人，其中包括極其複雜而且大部分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將這地方完全變成模範的新村，其中沒有酗酒、警察、刑事法庭、審判、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他之所以達到這點，唯一的只是因為他把人們放在更適合於人的品質底條件之下，特別是關心於逐漸成長起來的一輩人的良好教育。在紐拉納克，第一次創立了幼稚園，這是歐文所想出來的。幼稚園接受二歲以上的兒童，他們在幼稚園中，這樣快樂地過着生活，使得他們父母簡直難於領他們回去。正當他的競爭者強迫工人每天勞動十三小時至十四小時的時候，在紐拉納克勞動時間却不超過十小時半。當棉業恐慌使工廠不得不停工四個月時，工人還繼續支領全部工資。可是不管所有這些，工廠產業底價值，還是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一直到結束時為止，它給了股東們優厚的收入。

但是，這一切都還不能使歐文滿意。他給他底工人所創立的生存條件，在他眼中看來，還遠不是合於人的品質的。他說道：『這些人是我底奴隸』。他給紐拉納克工人的比較良好的條

件，遠不能使人底性格和聰明正確地全面地發展起來，更說不上使人自由舒展其力量與才能了。『可是這二千五百人中勞動的一部分人替社會生產了在半世紀前都還需要六十萬人才生產的真實財富。我自問：這二千五百人所消費的物品量和以前六十萬人所應消費的物品量之間的差數，究竟往那裏去了呢？』答覆是明白的。這個差數，除了支付股東按其原來資本的百分之五的年利率以外，還付給他們以三十萬金鎊的利潤。紐拉納克已經是這樣，英國一切其他工廠更是這樣了。『沒有這個機器所創造的財富底新源泉，就不可能進行推翻拿破崙的戰爭和恢復社會制度底貴族的原則。而這個新的力量，乃是勞動者階級所手創的。』●這一力量的果實，因之也應該屬於勞動者階級。新的雄偉的生產力，以前只使少數人發財而羣衆反受奴役；照歐文意見，以後應該變成改造社會的基礎，並且成爲一切人底公共的財產，來爲一切人謀共同的幸福。

在這種純粹營業的基礎上，即作爲特殊的商業計算底結果，產生了歐文底共產主義。他澈底地保持了這個實踐的性質。例如，在一八二三年，歐文提出了以共產主義新村辦法來救濟愛爾蘭

● 摘錄歐文寄給「歐洲紅色共和黨人，共產黨人與社會主義者」及一八四八年法國臨時政府的一心理上和實際

上的革命」一信，這信同樣地寄給「女皇維多利亞及其真實的顧問們」。

——恩格斯註

貧困的計劃，在這計劃上，他附錄了必需的建設資本，當年用費和大約收入底詳細計算。在歐文關於將來社會的最後計劃中，他規定了一切技術上的詳情細節，甚至附有計劃圖樣、烏瞰圖與圖畫。所有這些，都表示出他是如此的精通事務，使得人們如果接受了他的改革社會計劃，那末，在詳細的技術上，即使從專門家的眼光看來，也是很少有可以反對的地方的。

轉向共產主義是歐文生活上的轉變點。當他作一個單純的慈善家時，他獲得了財富、讚揚、聲望與名譽。他是歐洲最有名望的人。不僅他的同社會地位的人，就是連國家要員與皇家親貴，也都點頭傾聽他的講話。但當他提出了自己的共產主義理論時，情況就立刻改變了。照他的意見，有三大障礙阻止社會改造，這就是：私有財產、宗教和現代的婚姻形式。當開始和這些障礙作鬥爭時，他知道，他就將被逐出上流社會並失去自己的社會地位；但這些顧慮不能使歐文却步，不能減弱他無情攻擊的力量。結果他所預料的事都發生了。他被逐出上流社會，輿論界對他封鎖，在美洲的共產主義試驗的失敗喪失了他的全部財產，他貧困了，於是他直接求助於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繼續着以後三十年的活動。當時英國一切爲着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運動以及英國工人階級的一切真實的進步，都是與歐文的名字相聯系的。例如在一八一九年，由於他的五年的努力，通過了第一個限制工廠中女工和童工勞動的法律。當全英國工會聯合成爲一個總的大的職工

會之時，他是這個職工會底第一次大會的主席。當做向着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去的過渡辦法，一方面，他組織了合作社（消費的和生產的），這些合作社在往後的發展中至少在實踐上證明了，沒有商人和廠主，是可以存在下去的，在另一方面他組織了勞動商場，在這商場上，物品交換，不用金錢作媒介，而只用『勞動券』作媒介，這券的單位是一小時的勞動。這些商場是必然要失敗的，但它却完全是後來蒲魯東的交換銀行^①的先驅者，其不同處，在於歐文並不認為它是醫治一切社會罪惡病的萬應良藥，而只是把它作為走向更急進的整個社會改造的最初步驟之一。

烏托邦主義者底思想式樣，長期地支配了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觀點，而且部分地直到現在還支配着。一切法國的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以及以前的德國共產主義，連魏特林在內，在不久以前，都還保留着這種思想式樣。對於這些人們，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與正義底表現，只

● 在一八三三年十月，歐文在英國工會代表會議上當主席，在這會議上通過了將英國工會組織在全國範圍內聯合起來的決定。產生於一八三四年的『全國職工會大聯合』，是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英國職工聯合組織的最初嘗試。在一八三四年末，這一組織，停止了自己的存在。

要發現了它，它就能够以自身的力量，去征服全世界。而且因爲絕對真理是和時間、空間以及人類底歷史發展無關的，所以它將在何時何地被發現，是純粹偶然的事。而且絕對真理、理性與正義，在各學派的創始者那裏，又各不相同，它們是被各派創造者底主觀認識、生活條件、知識程度及思想方法所決定的。因之，在各種形式的絕對真理的衝突中，解決的方法就只有將他們相互間的矛盾磨去。從這中間，所能得到的只是特種的折衷的中庸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直到今日還事實上支配着英法兩國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工人們底頭腦。這個折衷的社會主義是極龐雜

● 蒲魯東（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年）是法國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的始祖，他認爲解放發

展着的資本主義底一切痛苦的方法，不是在於向社會主義前進，不是在於無產階級的爲着社會主義制度而進行的階級鬥爭，而是在於倒退到小農——獨立生產者的制度上去，這種制度，以小的私有財產爲基礎，並且不要有僱傭勞動底剝削。他的交換銀行，就應當爲此而工作。根據蒲魯東的方案，這一銀行，應當按照小「生產者」在其生產品上所花費的勞動來實行他的生產品交換（『勞動換勞動』），並且用這方法，使他們的小生產與私有財產能够免除破壞、貧困與毀滅。關於工人，那末要把他們從資本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也同樣要依靠交換銀行，這一銀行，將把他們轉變爲獨立的小生產者。

——編者註

的包容一切派系的混合品，包含最爲大家所公認的批判論調、經濟原理以及各學派始創者對於未來社會的描畫——這種混合品的組成部分，在辯論潮流中，像石塊在河中一樣，愈加迅速的磨光其鋒稜尖角，那末這種混合品的造成，也就愈加容易。爲着要使社會主義變成科學，就首先必須使社會主義立足於現實的基礎之上。

二

這時，與十八世紀法國哲學一起並且繼之而起的，發展了新的德意志哲學，它在黑格爾身上，達到了極點。它的最大功績，在於回到作爲思惟底最高形式的辯證法去。古代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家，他們中間最淵博的學者——亞里斯多德——已經研究了辯證思惟底一切最重要的形式。相反地，在近代哲學中，雖然也有辯證法底卓越的代表（例如笛卡兒及斯賓諾莎），可是它却日益拘束於所謂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特別是在英國哲學的影響下——，這種思惟方法，差不多完全統治了十八世紀的法國人，至少是他們的專門的哲學著作。可是，在嚴格意義上的哲學領域之外，他們留給了我們許多辯證法底極好的範例；我們只要提出狄德羅的

臘摩之姪及盧騷的人間不平等之起原論就够。

在這裏，我們簡短地說一說兩種思惟方法的實質。

當我們深思地觀察自然、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時，那末，在我們面前首先出現的是種種聯系及交互作用底無限錯綜的圖畫，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一切都運動着、變化着，產生着和消失着。這樣，我們首先看到一般的圖畫，在這圖畫中各個個別部分暫時多少是隱蔽着的，我們對於運動、過渡與聯系，比較對於什麼東西在運動、過渡與發生聯系要更加注意得多。這個原始的、樸素的但實質上是正確的宇宙觀，是古代希臘哲學所固有的，而由海拉克立特（Heraclitus）第一個把它明白地說了出來：萬物存在着，同時又不存在着，因為萬物流動着，萬物經常地變化着，萬物皆在不斷產生與消滅的過程中。然而，無論這種見解，怎樣正確地抓住了現象底整個圖畫底一般性質，可是要解釋整個現象所由構成的個別部分，它實在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這些個別部分，那末整個圖畫，對於我們也是不清楚的。為認識個別方面（部分）起見，我們應該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系中抽取出來，分別地研究每一部分的特性及特殊的因果關係等等。這首先是自然科學及歷史研究底任務——這些科學部門，因着極顯著的理由，在古典時代希臘人的研究中，只佔着次要的地位，因為他們首先不得不搜集對於這種

研究所必要的材料。只有當自然科學的與歷史的材料在一定的程度上搜集起來之後，方才能够加以批判的分析與比較，並依此劃分爲各種等級、次序與種類。因此精密的研究自然，只在亞歷山大時代，才由希臘人開始發展；往後，在中世紀時，爲阿拉伯人更進一步地發展。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只是從十五世紀後半期才開始，從這時候起，它不斷地得到日益迅速的成功。自然界底分解爲它的個別部分，各種自然的過程和自然事物底分成一定門類，按其多樣的解剖形態來研究有機體底內部構造——所有這些，都是最近四世紀來自然科學發展的偉大進步底基本條件。可是這個研究方法，同時也傳給我們一種習慣，把自然物及自然過程孤立地觀察，把它們置於一般的大聯系之外——並因此不是在運動中去觀察，而是從靜止狀態中去觀察；不看作重大地變化着的事物，而看作永恆不變的事物；不看作活的，而看作死的。以後，這種理解方法，被培根與洛克從自然科學移植到哲學上，造成了最近數世紀來特殊的局限性——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

● 科學發展的亞歷山大時代，是指紀元前三世紀到紀元後三世紀之間的時代，這一時代，是因當時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地中海海岸的港口）而命名的，這海港那時是國際經濟關係的最大中心之一。在這時代，許多科學如數學、地理、天文學、解剖學、生理學等，得到了頗大的發展。

——編者註

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思想的反映即概念，實質上是各別的、不變的、固定的、永久如此的對象；它們應當一個個地、彼此獨立地加以研究。形而上學者在絕對不能相容的對立中思惟着，他的說法即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話。在他看來，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樣的，某一事物不能同時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與反，是絕對地互相排除的；同樣的，原因與結果的彼此關係，也同樣地處於固定的對立中。這種思惟方法，我們初看起來，似乎是很合理的，因為它正是人的常識所習用的。可是，人的常識，在四壁之內的家庭生活範圍中，雖是極可尊敬的伴侶，但只要一踏上廣大的研究世界時，它立刻就會經閱最可驚的變故。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雖然在某一多少寬廣的領域中（寬廣程度，要看研究對象的性質而定），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遲早它總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這界限之外，它就變成偏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於不能解決的矛盾之中；因為它只看到個別的事物，而看不見它們的互相聯系；只看到它們的存在，而看不見它們的產生與消滅；只看到它們的靜止狀態，而忘記了它們的運動；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確信地說：某種動物，是否存在；可是在較精密的研究之時，我們看到，這有時是極度複雜的事；律師都熟知，他們想發現在母親子宮內殺死胎兒究竟超出何種合理的界限之時才算是謀害，可是結果毫無。同樣地，死的

時間，也是不能確切地確定的，因為生理學證明，死並不是突然的倏忽完成的動作，而是很長的過程。同樣的，每一有機體，在某一瞬間，既是這個，又不是這個；在每一瞬間，它消化着那些自外間攝取來的物質，而排泄他種物質；在每一瞬間，它的機體底一些細胞死亡，而別一些細胞產生；所以在一定時期後，這個機體的物體，完全更新了，由別一些原子構造代替了。因之每一有機體，常常是這個，同時又不是這個。同樣地，在更精密的研究時，我們看到，某種對立的兩極——正面與反面——之彼此不可分離，正如它們之彼此對立一樣，而且不管它們之間的一切對立，它們是互相滲透的。其次，原因與結果，實質上是一種概念，作為概念，它們只在應用於特定的個別的場合時，才有意義；可是我們如果從它們對於整個世界的總聯系上來研究這些個別的場合，那末這些概念，就溶化爲普遍的交互作用的概念，其中，原因與結果，經常地交替位置；在此時與此地是原因的，在彼時或彼地就成了結果；反過來也是一樣。

一切這些過程和一切這些思維方法都是不能容納於形而上學的思維底框子內的。反之，對於辯證家（他們是主要地從它們的聯系上、錯綜上、運動上、產生和消滅上把握事物及其思想上的反映的），上述的現象，正是證實自己的研究方法。自然是辯證法底試金石，而近代自然科學對於這個證實供給了極豐富的而且日益增加的資料；它證明，在自然中，一切事物的進行，終究是

辯證地完成的，而不是形而上學地，自然界不是在永久單調的經常重複的圈子中運動的，而是經歷着真正的歷史。這裏首先應當指出達爾文，他給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以最有力的打擊，證明了整個近代的有機界，植物動物以及人類，都是幾百萬年之久的發展過程的結果。可是因爲直到現在，能夠用辯證法去思維的自然科學家，還是屈指可數，所以科學的成果與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間的矛盾，就完全地說明了那個現在統治於理論自然科學上的無限的混亂，而使教員、學生、作者、讀者，都同樣地陷於絕望的地步。

所以關於宇宙，關於它的發展與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關於這些，如要得到精確的概念，只有經過辯證法的道路，一定要經常顧到產生與消滅、進步的變化與退步的變化之間的一般的交互作用。新的德意志哲學是一開始就在這種精神中出發的。康德的科學生涯的開始，就是把牛頓的太陽系自從有名的初次衝擊以來便永久存在之說，變成了歷史的過程：變成了太陽及一切行星是由迴轉的雲霧產生的過程。在這上面，他已經作出這樣的結論，即太陽系的產生，也就指明太陽系在將來的不可避免的滅亡。半世紀後，他的學說，爲拉普拉斯數學地證明了，再過半世紀以後多光鏡更證明了在宇宙的空間，尚存在着種種濃度不同的灼熱的氣體。

新的德意志哲學，完成於黑格爾的體系中，黑格爾的最大功績是在於他第一個把整個自然

的、歷史的及精神的世界，都看作一種過程，——即永恆的運動、變化、改造及發展的過程；並且企圖發見這些運動與發展底內在的聯系。從這個觀點看來，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再是無意義的暴力底紛亂糾纏了（這種暴力，在當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學理性的法庭之前，是一概應受申斥的，是愈早能忘却愈好的）；相反地，歷史成了人類本身發展的過程，思惟底任務現在歸結於從其一切迷亂中，追蹤這一過程的依次發展的階段，並在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中證明出過程的內在的規律性。

黑格爾的體系沒有解決這個放在自己面前的任務，這點在這兒，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他的偉大的功績，就在於他提出了這個任務。而這個任務是並非個別的人所能解決的任務。雖然黑格爾和聖西門一起，是當時最淵博的學者，可是無論如何，他總是受限制的；第一，受自己知識底不可避免的界限的限制；第二，他爲他的時代底知識與見解的範圍與深度所限制。此外，還有第三個原因。黑格爾是唯心論者，就是說，在他看來，我們的頭腦底思想，不是現實事物與過程底多少抽象的反映，而是，相反，對於黑格爾，事物和發展，是某種在世界產生以前就存在於某個地方的「觀念」底體現的反映。這樣，在他的學說中，一切都被顛倒過來了，世界現象底真實聯系，完全被曲解了。所以，黑格爾雖然正確地和天才地把握了現象底某些個別聯系，但是還有很

多東西，部分地他的體系，不能不是補綴的、文飾的、虛構的——一句話，是曲解的。黑格爾的體系，作為體系說，是一個巨大的小產，可是也是這類小產底最後一個。這就是，它還包含着不可救藥的內在矛盾；一方面，黑格爾體系的基本前提，是歷史的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是發展底過程，這一過程，按其本性說，是不能在所謂絕對真理底發現上達到智慧發展的絕頂的；但在另一方面，黑格爾的體系，又妄想自己就是這樣的絕對真理的頂點。包羅萬有的永遠不變的終結的認識自然及歷史的體系，是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矛盾的；不過這種情形，並不排斥而是認可這個見解，即：整個外部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可以逐代地得到更偉大的進步。

了解了歷來統治於德意志的唯心論是完全錯誤的以後，就必然歸趨於唯物論，但是，當然不是單純地歸趨於形而上學的完全機械的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與樸素的革命的、簡單的拋棄全部以前歷史的舊唯物論相反，現代唯物論在歷史中看到人類發展底過程，而且它的任務就在發現這個過程底運動底規律。十八世紀法國人以至黑格爾都有這樣一種宇宙觀，以為自然界是一個不變的、運行於有限的循環之中的統一體，有永恆的天體（如牛頓所說的），有不變的有機體的形態（如林納所說的）——現代唯物論，則與這個自然觀相反，綜合了自然科學底最新進步，根據這些進步來說，自然界也有它自己的時間上的歷史；各種天體，也和那些在適當條件下成長於各天

體上的各種有機物種一樣，同是有生有死的；而宇宙的循環圈，如果一般地是有的話，那末也將帶有無限地更加偉大的規模。在這兩個場合上，近代唯物論，在本質上說來都是辯證的，而不再需要任何站在他種科學之上的哲學了。既然對於每種專門的科學，都要求它闡明自己在事物以及關於事物的知識的總的聯系之中的地位，那末關於它們的總的聯系之任何特殊科學，就變成多餘的了。這樣，從全部以前的哲學中，還保持獨立的意義的，只有關於思惟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及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屬於自然及歷史的實證科學中了。

如果自然觀上的這種變革，只有在科學研究獲得了相當的實證的材料之後，才能逐步地完成的話，那末，在更早以前，已經發生了許多歷史事變，它們引起了歷史觀上的堅決的變革。一八三一年在里昂發生了第一次工人起義[●]，在一八三八年——一八四二年間，第一次全國性的工人運動，英國的憲章運動[●]，達到了它的頂點。一方面隨着大工業發展的程度，另一方面隨着資產

● 一八三一年法國里昂紡織工人的起義是對於要求規定最低限度工資實行罷工與示威時工人遭受槍殺的答覆，起義的工人在全城市裏建立起障礙物，在幾天內，掌握了城市，只在政府派常備軍幫助里昂資產階級之時，起義才被鎮壓下去。

階級發展其不久以前所獲得的政治統治權之程度，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開始佔取在歐洲最先進國度底歷史上的首位。許多事實日益明顯地證明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底虛偽性，這些學說說資本與勞動的利益是一致的；說自由競爭的結果，會形成人民底普遍協調與普遍福利。這些事實，現在不能置之不顧了；同樣的，這些事實底雖然是極不完全的理論表現，即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舊的尙未完全排除掉的唯心論的歷史觀，是不知道任何依據於物質利益之上的階級鬥爭的，而且是一般地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的。生產以及一切經濟關係只是附帶提及作為『文化史』上的次要因素。

新的事實使人們對於全部以前的歷史，不能不作一番新的研究；於是就發現了，全部以前的

● 英國的憲章運動發生於十九世紀的三十一四十年代，包括了英國工人階級的極大多數，而成爲無產階級的

第一個獨立的政治運動。運動之所以名爲『憲章』者，是因爲工人在一八三九年向國會致送了憲章，提出了他們的基本要求：（一）普選權；（二）每年改選國會；（三）國會議員都應領薪俸；（四）選舉議員時舉行秘密投票；（五）平均的選舉區；（六）取消國會議員候選人的財產條件。英國的工人階級，在好幾年內，用着請願、罷工、示威遊行與軍警的武裝衝突，來爲這些要求而鬥爭。

——編者註

歷史，除原始社會之外，都是階級鬥爭底歷史，這些互相鬥爭的社會的階級，在每一特定時機都是生產和交換關係底產物，一句話，就是自己時代底經濟關係底產物。因之，發現了，每一特定時代底社會經濟結構組成着真實的基礎，而各該特定歷史時期底法權制度、政治制度、宗教的、哲學的及其他的觀念底上層建築，歸根結底，均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黑格爾使歷史觀從形而上學下面解放出來，他使歷史觀變成了辯證的，可是他的歷史觀本質上是唯心論的。現在唯心論從它的最後隱蔽所中，從歷史觀中，被驅逐出來了；現在歷史觀成爲唯物論的了，並發現了由人們底存在去解釋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用人們的意識，去解釋他們的存在的路路了。

所以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被看作是這個或那個天才的靈智底偶然發現；而被看作是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底鬥爭底必然結果。社會主義的任務已經不是在於構思一種盡可能更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在於研究歷史經濟的過程，上述階級及其相互鬥爭乃是這一過程底必然結果，並在這一過程所造成的經濟情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可是舊的社會主義，不能和這種唯物史觀相容，正好像法國唯物論者底自然觀，不能和辯證法及近代自然科學相容一樣。舊的社會主義，雖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結果，但不能說明它，因之也就不能對付它；而只能宣佈它爲一無用處。舊的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必然包含的剝削

工人階級的這一點，憤恨愈甚，則它愈不能明白地理解這種剝削的內容和它是如何產生的。但任務却在於，一方面，要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它的歷史聯系中產生底必然性和對於一定歷史時期的必要性，因此，也說明這種生產方式底毀滅底必然性；另一方面，要暴露這一生產方式底內部的直到這時尚未被發現的性質。這一任務，因剩餘價值律底發見而完成了。它證明了，無償勞動底佔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對於工人的剝削的基礎；資本家即使按照勞動力的全部價值（勞動力既是商品，所以在市場上，也有它的價值），來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他也總是從勞動中榨取着比他所付出的數目更多的價值；這種剩餘價值，歸根結底就集成巨量價值，而成爲有產階級手中所積累着的日益增加的巨量資本。這樣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是怎樣完成的，同樣也說明了資本本身是怎樣生產出來的。

這兩種偉大的發現——唯物史觀及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祕密的剩餘價值——我們是應該歸功於馬克思的。因着這些發見，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而現在則最重要的是要把它的細目及相互聯系更進一步地發展。

唯物史觀，從下述的原則出發，即：生產及生產之後的生產品底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底基礎；在每個歷史上出現的社會中，生產品底分配以及與之相伴的社會階級或等級的劃分，是由這個社會怎樣生產，生產什麼以及用什麼方法交換生產品來決定的。因之，一切社會變革及政治變革底基本原因，不應該求之於人們底頭腦之中，也不應該求之於人們對於永恆真理及正義的日益增長的理解之中，而應該求之於生產方式及交換方式底變更之中；換句話說，這些原因，不應該求之於哲學，而應該求之於各該時代的經濟。對於現存社會制度底不合理與不公平底日益覺醒的意識；『聰明變成了愚蠢，善變成了惡』的信念，不過是一種標誌，指示着生產方法及交換形式之中，已經看不見地發生了這樣的變更，使得從舊的經濟條件產生出來的社會制度，已經不能與這些變更相適應了。從上述的情形中，也就可以看到：消滅這些已經覺察了的禍害的手段，也應該以或多或少的發展的形式，具備於變化了的生產條件的本身之中。可是這些手段，決不能從理性中推論出來，而應該藉理性之助，從生產底現有的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根據上述的見解，我們對於近代社會主義，應當怎麼說呢？

現在，大家都承認，現在的社會制度，是由現在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創立的。資產階級所固有的生產方式——從馬克思以來稱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和封建制度底地方特權、等級特權以及人身束縛不能並容的；資產階級破壞了封建制度，並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建立了自由競爭底王國、自由來往、商品所有者平權，一句話，一切資產階級的妙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現在可以自由發展了。自從蒸汽及新機器把舊的手工工場變成大工業之後，在資產階級支配之下所造成的生產力，以向所未見的速度與向所未有的範圍，往前發展着。正如手工工場及在其影響之下改進了的手工業，在常時與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衝突一樣，大工業在其更高發展的階段上，也就不得不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束縛着它的狹隘的範圍，發生衝突。新的生產力，已經大大地超越了資產階級的使用生產力的方式。這種生產力與生產方式間的衝突，絕不只是產生於人們的頭腦中的衝突，——像人的原始罪惡與神的正義之間的衝突那樣——，而是存在於現實中、客觀地、在我們之外、不依賴於甚至造成它的人們的意志和希望。現代社會主義，正就是這個事實上的衝突在思維中的反映，在頭腦中的——首先是在直接接受它的苦頭的工人階級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

這種衝突，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在資本主義生產未出現之前，即在中世紀，到處存在了以生產者私有生產手段為基礎的小生產；在農村中統治着自由的或農奴的小農經營，在城市中——手工業。勞動手段——土地、農業工具、作坊的、手工的器具——曾是個人的勞動手段，只備個人應用，所以不得不是碎小的、粗陋的、狹隘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它們，通常是為生產者自身所有的。把這些分散的碎小的生產手段，集中起來，擴大起來，使之轉化為近代生產的強有力的源泉——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代表者（資產階級）底歷史作用。它（資產階級）在歷史上，自十五世紀起怎樣經過生產底三個不同的階段（單純協業、手工工場及大工業）來完成這個作用——這些，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編中已經作了詳盡的敘述。像馬克思在那裏所證明的一樣，資產階級如要把這些有限的生產手段轉為強大的生產力，那末他們就不得不把它們從個人使用的生產手段，變成只有多數人共同一起才能使用的社會的生產手段。紡紗機、織布機、機器鏈代替了手紡車、手織機及手用錘；需要數百數千工人共同勞動的工廠，代替了小的作坊。和生產手段一樣，生產本身，也從許多分散的行動變成許多社會的行動，而生產品也從個人底生產品，變為社會的生產品。現在工廠所出產的紗、布、金屬品，都是許多工人的共同勞動底產品，這些產品，在完成之前，先要順次經過他

們許多人的手。沒有一個人單獨地能夠說：『這是我做的，這是我生產的。』

在以自發的、沒有任何計劃的、逐漸產生的社會分工作為基本生產形式的社會內，這種分工必然地使生產品採取商品底形式，商品底相互交換、買賣，使個別的生產者得能滿足自己的各式各樣的需要。在中世紀，情形就是如此。例如，農民把農產品賣給手工業者，而從他那裏買得手工業品。在這個個別生產者、商品生產者底社會中，萌發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這一生產方式，在統治於全社會中的自發的沒有計劃的分工中，確立了在個別工廠中，按計劃組織的分工；在個人的小生產者底生產之外，出現了社會的生產。兩者的產品，在同一市場上發售，因之，價格至少要大約相等。但是，有計劃的組織，較之自發的分工，當然要強得多，採用社會勞動的工廠底產物，較之散漫的小生產者底產物，當然要便宜些。單個生產者底生產，在一個又一個部門中遭受了失敗，社會的生產，終於革命化了全部舊的生產方式。但是社會生產底革命性質，很少為人所認識，相反，人們之所以實行它，乃是為了加緊和刺激商品生產。這種新的生產方式底產生是和一定的先它存在的商品生產和交換底槓桿直接聯系着的，即和商業資本、手工業、僱傭勞動直接聯系着的。因為它是以商品生產底一種新的形式出現的，所以商品生產所固有的佔有形式，對於它也保持着全部的力量。

在中世紀所發展着的商品生產形式之下，勞動底生產品應該屬於誰這一問題，甚至不會發生。個別的生產者，通常用自己所有的、常常是自己生產的原料，用自己的工具，用自己或自己家庭的勞動，來製造產品。這樣的生產者用不着自己去佔有自己的生產品，因為這些產品是自然地屬於他的。因之，生產品的所有權，是建築在自己的勞動之上的。即使在用得到別人協助的地方，這種幫助總還是起着次要的作用，並且除工資以外，還獲得別種報酬；手工業的學徒及傭工，不僅是爲着工資及伙食去勞動，他們主要的還是爲着學習手藝，爲着獲得獨立師匠的名義去勞動。可是以後，生產手段開始集中於大的作坊及手工工場了，它們實質上開始變爲社會的生產手段了。但這些社會的生產手段與產品，還是繼續與以前一樣，被人看作是個人底生產手段與勞動產品。如果在這以前，勞動工具底所有者之佔有生產品是因這些生產品通常是它自己的勞動底生產品，別人勞動的參預，只是一種例外，那末現在勞動手段底所有者，還是繼續佔有生產品，可是這些生產品已經不是爲他自己的勞動所生產的了，而是完全爲他人的勞動所生產的了。這樣，社會勞動底生產品，不是爲那些真正運用生產手段的和真正是這些生產品底生產者的人們所佔有，而是爲資本家所佔有。生產手段及生產，在自己的實質上，已經變爲社會的了。但是它們所服從的佔有形式，却還是以個別生產者底私有生產爲前提的那種佔有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每個

人都是自己的生產品底主人並把它們在市場上出賣。新的生產方式，雖然毀壞了這種佔有形式的前提，可是它還是搬從着這種佔有形式。在這個使新的生產方式帶上資本主義性質的矛盾中，已經包含着一切現代衝突底萌芽，當新的生產方式，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中和在一切在經濟上統治的國度內，愈加完全地統治的時候，因之，也就愈加把個人生產的殘餘排除下去的時候，——這時候社會生產與資本主義佔有之不能並存的性質，也就愈加厲害地表露出來了。

像上面所說的，最初的資本家，遇見的是現成的僱傭勞動的形式。但僱傭勞動還只是一種例外，一種副業，一種過渡狀況。不時出去作短工的農人，自己有着小塊土地，它至少能夠維持他的貧困的生活。行會的規律，關心着今天的學徒明天可以成爲師匠。可是當生產手段變爲社會的生產手段並集中於資本家手中的時候，一切都變化了。個人小生產者底生產手段及產物，日益喪

● 在這裏無需解釋的是：雖然佔有的形式還是原來那樣，可是佔有的性質，由於上述的過程，其所經歷的革命，也不較生產本身的性質爲小。我佔有自己勞動的產品，抑是佔有別人勞動的產品——這自然是兩種不同的佔有。此地可以附帶說及的就是，包含着全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的僱傭勞動制，是從古代就存在的。在偶發的分散的形式之下，僱傭勞動曾經在好幾世紀內，與奴隸制度相並存，但是只在必需的歷史前提已經

成熟之時，這一隱藏着的萌芽，方能發展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恩格斯註

失了價值，小生產者除了被僱於資本家外，別無出路，以前曾是例外和副業的僱傭勞動，現在變成整個生產底通例及基本形式了；它往昔是種副業，現在已經變成工人底唯一職業了。短時的傭工，變成終身的傭工了。此外，由於同時所發生的封建制度底崩潰，封建諸侯衛隊的解散，農民從小塊土地上的被逐等等，終身的傭工底數量，非常巨大地增加起來了。生產手段與生產者，發生了完全的分裂，一方面生產手段集中於資本家的手中，另一方面生產者則除了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社會的生產與資本主義的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敵對之上。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發於個別商品生產者所組成的社會內，這些生產者的社會聯系，是經過他們的生產品底交換來實現的。但是每個根據於商品生產之上的社會底特點是：在這個社會內，生產者喪失了統御自己本身的社會關係的權力。每個人用其偶然所能支配的生產手段，並爲着滿足自己特殊的交換的需要，而爲自己而生產。誰也不知道，他所生產的那種產品，會有多少數量出現於市場上，不知道它能夠找到多少數量的消費者；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究竟是否爲人所需要，不知道它是否能夠抵償成本，而且一般地不知道，是否能夠賣得出去。在社會的生產中，統治着無政府狀態。可是商品生產，和任何其他生產方式一樣，有它自己的、它所特有的、不能與它分開的規律，這些規律，不管無政府狀態如何，還是在無政府狀態

之中，經過無政府狀態開闢自己的道路。這些規律表現於唯一保留下來的社會聯系之中（即表現於交換之中），並且作爲競爭底強制規律，作用於生產者。所以，在開始的時候，這些生產者，甚至並不知道這些規律，只有經過長期的經驗，才逐漸地發現它們；因之，這些規律是不經生產者的參加，而且違反生產者的意志而確立的，是他們（生產者）的生產形態底盲目進行的自然法則。生產物統治着生產者。

在中世紀的社會內，特別是在最初幾世紀中，生產主要地是用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它主要地只是滿足了生產者自己及其家庭底需要。在那些有人身隸屬關係的地方，例如在農村中，生產同樣還滿足封建主底需要。因之，在這裏，還沒有交換，生產品也還沒有帶着商品底性質。農民的家庭，差不多生產了全部他們所需用的物品：工具、衣服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只有在他自己的需要以及必須繳納於封建主的年貢以外還有剩餘時，才開始生產爲出賣之用的東西，這種進入於社會交換中的預定出賣的剩餘生產品，就成了商品。城市的手工業者，自然一開始就應當爲交換而生產。可是就是他們，也獨立地生產大部分他們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他們有菜園及小塊土地，他們在公共的林地上放養着自己的牲畜，從這森林中，他們獲得建築的材料及燃料，婦女紡織麻與羊毛等等。以交換爲目的的生產，商品生產，還只在產生之中。因此，交換有限，市場有限，

生產方式是穩定的，本地對於外方是隔離的，地方內部是團結的；在鄉村中有『馬克』（Mark，德意志的鄉村公社），在城市中有行會。

但是，由於商品生產的擴張，特別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以前潛伏着的商品生產底規律，就更公開地、在更有力地動作起來了。以前的聯系動搖了，以前的障礙破壞了，生產者日益變為分散的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了。社會生產底無政府狀態，明白地表現出來了，而且採取了日益尖銳的性質。可是資本主義在社會生產中用來加重這種無政府狀態最主要的工具，却是無政府狀態底直接的對立物，這就是在每一個別生產企業中，在社會生產基礎上，生產底日益加強其組織。因這一槓桿之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結束了舊時的和平的穩定的狀態。這一生產方式，當侵入產業底任何一個部門時，就驅逐了舊的生產方法。它駕御了手工業後，就毀滅了舊時的手工業。勞動場地，一變而為戰場。偉大的地理發現[●]以及其後殖民地地樹立，好幾倍地擴大了商品的銷場，促進了手工業變為手工工場。鬥爭不僅爆發於個別的地方的生產者之中：地方的鬥爭，發展成為民族鬥爭的規模，發展成為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的商業戰爭[●]。最後，大工業以及世界市場的產生，使鬥爭成為普遍化的鬥爭，同時使它採取了空前未有的劇烈性。在各個資本家之間，在整個生產部門之間，甚至在各國之間，生死存亡問題，都由是否擁有自然的或人工造

成的生產底有利條件來決定。失敗者無情地被人排除。這正是達爾文式的爭取生存的鬥爭。這一鬥爭，從自然界移於社會，而且更爲劇烈了。在我們目前，動物底自然狀態，變成人類發展底焦點。社會的生產與資本主義的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爲個別工廠中生產底組織化與全社會中生產底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出路地運行於矛盾底這兩種表現形式之中（這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於其起源如此而固有着的），它不能脫離早已爲傅立葉所發現的『罪惡的循環』。在傅立葉時代，當然還不能看到，這個循環是逐漸地縮小着；還不能看到生產底運動是按螺旋形前進着，結果將和星球底運動一樣，不得不以與中心點發生衝突爲結局。生產底社會無政府狀態底推動力，經常地使人類底日益增加的大多數，變成無產者，反過來，正是無產階級將必然地結束生產

● 偉大的地理發現，是在十五世紀下半期十六世紀上半期，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四九二年哥倫布之發見美洲與一四九八年葡萄牙人瓦斯科·達·伽馬之發見通印度的道路。

編者註

● 十七——十八世紀的商業戰爭，發生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與英國之間，它們所爭奪的，是對於印度與美洲的貿易以及把它們變成殖民地。在這些戰爭中，勝利者是英國，英國到十八世紀末，支配了全世界

的貿易。

編者註

底無政府狀態。同一個生產底社會無政府狀態底推動力，把大工業所採用的機器底無限改善底可能，變為每個工業資本家的必需遵守的規律，這個規律，使他在死亡的威脅下，不斷地改進自己的機器。但是機器底改進，使得一定數量的人類勞動成為多餘的東西。如果機器的引用及其推行意味着數百萬手工工人為少數使用機器的工作者所驅逐；那末機器底改進就是把機器工人本身更厲害地從工廠中驅逐出來，而歸根結底便形成了超出資本家對於勞動力的平均需要之上的勞動力底過分的供給。這種大量的無工可做的工人，組成了真正的產業後備軍——像我在一八四五年●所稱呼它的——這種後備軍，在產業旺盛的時候，為資本家效力，可是在每次經濟活躍之後的不可避免的危機之時，他們又被擲到街頭——這種後備軍，在工人階級為生存而向資本鬥爭之時，總是工人階級腳上的鐐銬，而且成為工資底調節器，使工資處於極低的合於資本要求的水平上。這樣，結果是：機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變成了資本家中反對工人階級的最有力的武器，勞動工具經常地從勞動者底手中剝奪其生活資料，而工人們自身的產品，却反成了奴役自己的工具。這便引導到：勞動手段上的節省，同時一開始就是勞動力的最厲害的浪費和對於常態的勞動

條件底掠奪；機器——這個節省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一種最可靠的方法，使工人及其家庭的一生，成爲替資本增加價值的勞動時間。這就是爲什麼工人階級底一部分人底過度的勞動，造成了別部分人底完全失業的原因；而在全世界上追逐消費者的大工業，却在國內把工人羣衆底消費限制到最低的飢餓點，因之，便破壞了自己的國內市場。『使相對人口過剩或產業後備軍與資本積累底範圍及力量保持平衡的那種規律，把工人纏縛於資本之下，而且纏縛得比較火神黑發斯達把盜火者普羅梅特釘於岩石上』還要牢固些。這一規律，規定了與財富積累相適應的貧困底積累。因之，一個極端上的財富底積累，同時就是在別一極端上——即在那個在資本的形式中生產自己的生產物的階級方面——的貧困，勞動底痛苦、奴役、無知、粗野、道德墮落等等底積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六七頁)。如果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期待另外一種生產物底分配方法，那末這就等於期待着，當電池內的電極相聯之時，不使水分解，和不使陽極放出氧氣，陰極放出氫氣一樣。

● 普羅梅特是古希臘傳說上的英雄，他從天上盜火給人。據神話說，他因此激怒了天神。在天神的命令之下，

火神黑發斯達就把普羅梅特釘於岩石上。

——編者註

我們已經看到，近代機器底高度的改善能力，怎樣因為社會內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而變成了迫使個別工業資本家不得不改善自己的機器，不得不經常提高生產力的強制的規律。擴張自己生產規模的簡單的事實上的可能性，對於資本家也轉成了一種同樣的強制的規律。大工業底巨大的擴張能力——氣體底膨脹力，與之相較，簡直是兒戲——現在表現為在數量上和質量上擴張這個工業的需要，這個需要絲毫也不顧慮任何障礙。這種障礙就是大工業產品的消費、銷路、市場。市場之向更廣更深方面擴張的能力，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規律支配的。市場底擴張，趕不上生產底擴張。衝突成爲不可避免的，並且因為如果不爆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它就始終不能得到解決，所以它（衝突）就帶着過期的性質。資本主義生產產生了新的『罪惡的循環』。

真的，自一八二五年發生了第一次普遍危機以後，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人民及其多少尚未開化的附屬地之生產與交換，都差不多每十年總要出軌一次。商業停頓了，市場擠滿着找不到買主的大批貨物，現金遁跡，信用停止，工廠停頓，工人羣衆因為生產了太多的生活資料之故，反而失掉了生活資料，破產及強制拍賣，紛紛不絕。停滯狀態，繼續好幾年，大批生產力及生產物，被浪費及破壞，直至最後，山積的貨物，按照低落的價格賣出去；生產與交換底運動逐

漸再恢復起來。這個運動，漸次加速，慢步轉成快步，快步轉成跑步，而這跑步又讓位於瘋狂的野心，超越工業上、商業上、信用上、投機上的障礙物的真正的跳躍，終至在幾次絕望的跳躍之後，重新陷入危機的泥坑之中。如此不絕地反覆着。從一八二五年以後，我們已經經過了五次危機，現在（一八七七年）正在經閱着第六次。這些危機的性質是這樣的顯明，使傅立葉一下子即把最初一次危機稱爲『多血症的危機』，即由過剩而起的危機。

在危機中，社會的生產與資本主義的佔有之間的矛盾，達到了暴力的爆炸。商品底流通，一時停頓了；流通工具——貨幣——成了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及商品流通底一切規律，都顛倒起來了。經濟的衝突，達到了自己的極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

工廠內的生產底社會組織，達到這樣的發展程度，使它已不能與那種存在於它之旁、凌駕於它之上的社會內的生產底無政府狀態相並存了——這個事實，就是資本家自身也感覺到了，因爲在危機的時候，許多大的而且更多的小的資本家們，都流於破產，而使資本暴力地集中起來。資本主義生產底全部機構，困頓於它自己所造成的生產力的重壓之下。它已經不能把所有的生產手段都變成資本；許多生產手段，閒着沒有應用，因之，產業後備軍，也不得不閒着無事。生產手段，生活資料，資本支配下的工人——所有這些生產底因素和一般財富底因素，都有多餘的。可

是正如傅立葉所說『過剩變成了貧苦與缺乏的來源』，因為正是它（過剩）阻礙着生產手段與生活資料之轉化為資本。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手段，如果不變為資本，即變為剝削人類勞動力的手段，就不能起作用。生產手段與生活資料變為資本的必要性，好像怪物一樣，站立於工人與這些手段和資料之間；它（這個必要性）妨礙着物的動力與人的動力之結合；它妨礙生產手段施行職能，妨礙工人工作與生活。這樣，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表示自己沒有能力再來管理生產力。他方面，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強大的力量，企圖排除這個矛盾，去掉它們自身作為資本所固有的性質，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們的性質是社會的生產力。

強大地生長着的生產力，對於它們的資本主義性的這個抵抗，要求承認它們的社會性的日益增長的必要，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也不得不在資本主義關係下一般地可能的範圍之內，更頻繁地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來看待。無論產業繁榮茂盛和信用無限膨脹的時期以及破壞巨大的資本主義企業的破產時期，都使大量的生產手段，走向像我們在各種股份公司中所遇到的那種社會化的形式。在這些生產手段與交通手段中，有許多，例如鐵路，本身已經具備着這樣巨大的規模，使它除了這個形式外再不能有任何別種資本主義剝削底形式了。在發展底一定階段上，連這個形式（股份公司的形式）也成為不夠的了：某一國度底同一產業部門的一切巨大的生產者，結

合爲一個『托拉斯』，爲一個以調節生產爲目的的聯合。它們決定應該生產的總數，將這總數分配於自己之間，並且預先約好規定的賣價。可是因爲這些托拉斯，在營業一有不佳時便大部分發生瓦解，所以就引起更集中的社會化：整個產業部門變爲一個龐大的股份公司，某一國度內的國內競爭讓位於這一公司底國內壟斷了。在一八九〇年，英國鹼性鹽類化學品的生產，就發生了這種情形，這一生產合併整個四十八個大工廠，而成爲單一的由一個中心領導的公司，資本有一萬萬二千萬馬克。

在托拉斯中，自由競爭轉化爲壟斷，而資本主義底無計劃的生產，向着行將到來的社會主義底有計劃生產投降。固然，起初這只是有利於資本家的。但是，在它的這種形式之下，剝削已變成如此明顯，使得它不得不坍台。沒有一國人民，能够長久忍受那種由托拉斯領導的、由一小夥坐享紅利的強盜對全社會進行公開的剝削的生產的。

無論如何，不管有托拉斯或沒有托拉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總不得不起來担负生產底領導。這種轉化爲國家公產的必要，首先出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手段上：郵政、電報及鐵路上。

● 壟斷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最基本的特點，列寧在發展馬克思主義時，曾經這樣指出。列寧寫道：「帝國主義是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之發展與直接的繼續。但是資本主義，只在它發達到一定的很高的程度時才成爲資本帝國主義。這時，資本主義幾個基本特性，已經變爲它的對立物；這時，從資本主義轉變到更高的社會經濟構成的過渡時代底特點，已經在各方面形成與暴露出來。在這過程中，經濟上最主要的，便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已被資本主義的壟斷所代替。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和一般地商品經濟底基本特點；而壟斷恰恰是自由競爭底對立物，但是我們親眼看見，自由競爭已變爲壟斷，它創造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用最大的生產來代替大生產，使生產的集中和資本的集中，達到很高的程度，以至於產生了壟斷的聯合；如卡特爾、新迪加、托拉斯，與數十個運用數十萬萬元資本的銀行資本相結合。同時，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並沒有消滅競爭，而是存在於競爭之上，與競爭之旁，並由此而產生出許多特別緊張、特別嚴重的矛盾、傾軋和衝突。」（見列寧選集第八卷，九五——九六頁）。

——編者註

● 我說「不得不」，這是因爲，只有在生產手段及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於股份公司底管理，而國有在經濟上成爲不可避免的場合上，國有——甚至現在的國家所完成的國有，才是經濟上的進步，才是在社會本身掌握

如果，危機表示出資產階級不能往前管理現代的生產力，那末，大規模生產企業及交通工具之轉入股份公司、托拉斯及國家手中，顯示出資產階級在這一目的上的毫無用處。資本家底全部社會職能，現在已經由領薪俸的辦事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收取款項，剪取息單，在許多資本

一切生產力的道路上的新的一步。可是，最近，自俾斯麥力倡『國營』以來，出現了特種的偽社會主義，在有些地方，甚至變成了白願的阿諛逢迎，它毫不遲疑地把生產手段底任何一種國有，甚至俾斯麥式的國有，都宣佈為社會主義的。顯然的，如果國家的煙草專賣，也算是社會主義的話，那末拿破崙及梅特涅（奧國首相，歐洲反動的神聖同盟的主腦——譯者註），也可以算做社會主義的創始者了。如果比利時政府，因最平常的政治及財政的理由，自己去建造主要的鐵路，如果俾斯麥沒有任何經濟上的必要，把普魯士的主要鐵路，收歸國營，其唯一目的，是為着使鐵路更適於戰時的應用，是使鐵路的辦事員，變成馴服地投票擁護政府的集團，而且主要的，是為着不求助於議會即能有新的進款的來源——所有這些，直接地、間接地、自覺地、不自覺地，都絲毫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不然，便應該承認自室海上貿易公司，皇室製磁廠，甚至陸軍製衣隊，甚至佛里德烈里·威廉第三時代某一聰明人所認真提議的妓院國有，也都是社會主義的機關了。

——恩格斯註

家相互奪取資本的交易中所賭博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起初是驅逐工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在驅逐資本家了，是的，暫時還沒有把他們驅進產業後備軍，而僅僅擯入於過剩人口之中。

但是無論轉入股份公司與托拉斯手中，無論變為國有產業，都沒有消滅生產力的資本主義性質。關於股份公司與托拉斯，這是非常顯明的。至於現代國家，那末它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自己建立的組織，用來保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其不受工人及個別資本家的侵害。現代國家，無論其形式如何，在實質上總是資本家底機器，資本家底國家，理想的集體的資本家。它（現代國家）愈是把生產力更多地掌握於自己手中，它就愈益成為更完全的集體的資本家，愈益剝削更多的國民。工人還是僱傭工人，無產者。資本主義關係，非但沒有被消滅，而且達到了極點，達到了頂點。可是在頂點上，就會發生變革。生產力底國有，沒有解決衝突，可是它却包含着解決底外表上的手段，解決底可能性。

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底社會性，因之，也就使生產、佔有及交換等等底方式，與生產手段的社會性相適合。而這點只有經過這種方法才能達到，即社會公開地直截地佔有生產品——這些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的管理方式之外再不適合於其他管理方式的地步。

了。這麼一來，生產手段及生產品底社會性（現在它是反對生產者的，週期地破壞生產與交換的過程的，以一種盲目的自然規律強制地和破壞地作用着的），就將爲生產者所完全自覺地運用，並且從攪亂及週期危機的原因變成生產底最有力的因素。

社會的力量，正是和自然底力量一樣，在未被我們認識及處理以前，發生着盲目的強制的破壞的作用。可是一經我們認識了它，研究了它的作用、方向及影響，那時就完全聽憑我們來使它更多地服從我們的意志，利用它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點特別可以適用於現代的強大的生產力。當我們執拗地拒絕理解它的本性與特質之時——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擁護者，是拒絕這種理解的，——在這時候，生產力底力量總是像我們在上面所說的，超越我們，反對我們，把我們置於它的統治之下。可是，一經理解了它的本性之後，它們就可能在集體生產者的手中，從惡魔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僕。這上面的區別，正是雷雨時所發的電光的破壞力與電報機上和弧光燈上所馴服地運行着的電力中間的區別，也正是火災時的火與供人應用的火中間的區別。當我們最後認識了這些生產力的本性，並按照其本性來處置這些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生產底無政府狀態，就要爲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的生產所代替，這種生產，是以滿足全社會及其每個人員底需要爲目的的。那時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在這方式之中，生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以後又奴役佔

有者——也將爲一種以現代生產手段的本身性質爲根據的新的佔有形式所代替，即一方面，生產品底社會的直接的佔有，用以作爲維持生產及擴張生產的手段，另一方面，直接的個人的佔有，用來作爲生活及娛樂的手段。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日益更巨大數量的居民轉成無產者，因之，就造成了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在死亡底威脅下，迫得起來完成這個革命。資本主義強迫地使巨大的社會化的生產手段，日益轉變爲國有產業，因之，它也就自己指出了實現這一革命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奪取政權，而把生產手段首先變爲國家的財產。可是因此，無產階級也就消滅了自己的無產階級的性質，消滅了一切階級的區別和階級的對立，跟着這些也就消滅了作爲國家的國家。以前存在過的以及現在存在着的、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社會，需要國家，即剝削階級用以維持它的生產的外部條件的組織，特別是強制地束縛剝削階級於特定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壓迫條件之下（奴隸制、農奴制、封建隸屬制、僱傭勞動制）的組織。國家是整個社會底正式的代表，是社會底結合爲顯明的團體；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爲社會的代表，只是因爲它是某一時代中，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它是奴隸主底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底國家，在我們這個時代，便是資產階級底國家。等到最後，國家真正成爲整個社會底代表的時候，它本身便成爲多餘的了。

當社會上沒有一個必須被壓迫的階級的時候，當從現代生產底無政府狀態中產生的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底統治及生存鬥爭不再存在的時候，以及當從這裏產生出來的衝突與對立都一起消滅了的時候——那時候，便無需乎壓迫什麼人與束縛什麼人了，那時候，現在執行這個功能的國家政權也就失去其必要性了。國家以全社會的真正代表的資格而作的第一次行動——將生產手段變為社會所有，——同時也將是國家之所以為國家的最後一次獨立行動。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將逐漸成為多餘的而自行停止下來。人的管理將被物品底管理和生產過程底指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 (abschafft) 而是自行衰亡 (absterbt) 的。應該根據這點去估計

● 在引用恩格斯這一原理並發展馬列主義的關於國家的學說時，斯大林同志在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說：

「恩格斯底這個原理是否正確呢？」

是的，是正確的，但只有在下述兩條件之下才是正確的：(甲) 如果只以英國內部發展為觀點來從事於研究社會主義國家，而預先就撇開國際因素不說，並為便於研究起見而把該國和該國家看作是離國際環境而孤立的；或者是(乙) 如果假定說社會主義已在所有一切國度裏或大多數國度裏勝利了，而那時所有的不是資本主義包圍，而是社會主義包圍，已經不復有外來侵犯的威脅，已經不復有加強軍隊和國家之必要。

好吧，而如果社會主義還只在單獨一個國度裏獲得勝利，並因此而無論如何也不可把國際條件撇開不說，——在這種情形下，究應怎樣辦呢？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底公式是沒有給以回答的。而且恩格斯本來就沒有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於是在他那裏也就不能有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恩格斯所持的出發點就是假定：社會主義已經是多少同時在所有一切國度裏或大多數國度裏獲得勝利了。所以，恩格斯在這裏所研究的不是這一國或那一國底這個或那個具體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一般社會主義國家底發展，同時他假定有社會主義在大多數國度裏勝利的事實，——就是說，是按以下的公式：「假定說社會主義已在大多數國度裏勝利了，試問——在這種情形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應當受到怎樣的變化呢」。只是因為問題帶有這樣一般的抽象的性質，才可以解釋這一事實，就是恩格斯在研究社會主義國家問題時，完全把如像國際條件，國際環境這樣的因素，撇開不說。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不可把恩格斯關於一般社會主義國家命運的一般公式，推廣來運用到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度裏勝利的局部的具體的情況中來，而這個國度在自己周圍是有資本主義包圍的，這個國度遭遇到着外來武裝侵犯的威脅，這個國度因此就不能把國際環境撇開不說，這個國度應當既握有訓練得好的軍隊，又握有組織得好的懲罰機關，又握有堅固的偵察機關，因而也就是說，應當握有自己的充分強有力的國家，——以便有可能來保護社會主義底勝利品而打退外來的侵犯。

『自由的人民的國家』的辭句，這一辭句，在鼓動中有暫時存在的理由，可是它從科學意義上講來，畢竟是沒有根據的；同樣應該根據這點去估計所謂無政府主義者底要求，即在一個晚上廢除國家的要求。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出現於歷史舞台以來，由社會來掌握一切生產手段，常常是為單獨的個人或整個的派系所多少模糊地夢想着，把它常做一種未來底理想。可是，這種理想，只有在實現它的實在的條件已經存在的時候，方能成為可能性，方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和其他一切的社會進步一樣，這一理想之實現並不是由於已經意識到了階級的存在，是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的

不可向那距現時四十五年和五十五年以前逝世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要求，要他們預見到在遠處的將來，在每一個別國度裏所發生的一切和任何的歷史曲折。如果要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給我們規定出對於那些能在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後，在每一個別國度裏發生的一切和任何理論問題的現成答案，以便使我們——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底後代子孫——可以安然躺在火坑上來咀嚼現成答案，那就可笑了。」——編者注

● 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巴枯寧等）否認一切國家，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他們的立即消滅國家的要求，實際上是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國家的，因之是反革命的。

編者注

緣故，也不是由於廢止階級底簡單的願望，而是由於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的緣故。社會底劃分為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是以前生產底不大發展底必然結果。當社會勞動成果底總量用來供給社會全體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之外所剩無幾的時候，當勞動差不多佔據着社會極大多數人底全部或最大部分時間的時候，這時候，這個社會必然地分成各個階級。在這個完全為不自由勞動所佔據的極大多數人民之旁，形成着一個免除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於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底管理、國家事業、法庭、科學、藝術等等。因之，分工的規律是階級劃分底基礎。可是，這並不是說，在諸階級的組成中，沒有應用暴力及掠奪、狡詐及欺騙等等的方法；也並不妨礙統治階級在掌握政權之後，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領導社會變成剝削羣衆。

因此，即使階級底劃分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也只是對於一定時代和一定社會條件而言。它以生產不足為根據，它將為現代生產力充分發展所消滅。事實上，社會階級底消滅，是以達到這一歷史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是某個一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一般地任何統治階級，因之，也就是階級劃分本身，都將成為時代錯誤的陳腐的廢物。所以，階級底消滅是以生產底這樣的高度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階段上，某一特殊社會階級底佔有生產手段與生產品，

以及跟着它佔有政治的統治，及教育的和精神的指導底獨佔，不但是多餘的，而且成爲經濟的、政治的和知識的發展底障礙了。這個階段，現在已經達到了。資產階級底政治破產和知識破產，就是對於它自己，也已經不是祕密了；而它的經濟的破產，則十年一次規律地反覆着。在每次危機中，社會窒息在自己所不能利用的生產力與生產物的重壓之下，面對着荒謬的矛盾而束手無策，這個矛盾，就是生產者之不能獲得消費，因爲生產物找不到消費者。生產手段底擴張力毀裂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的桎梏。脫出這種桎梏，乃是生產力不斷的更加迅速的發展底唯一先決條件，也就是生產實際地無限增長底唯一先決條件。不止如此，生產手段歸於社會所有，不但會除去現在存在着的生產底人爲的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與生產物底浪費與破壞，這種浪費與破壞，在現在正是生產底不可避免的伴隨現象，而且在危機中更達到了它的最大的規模。此外，生產手段歸於社會所有，還消滅現在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慾的浪費，爲社會節省出多量的生產手段及生產品。社會的生產，不但可以保證社會一切成員的豐裕的不絕改進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以保證他們體力和智力的才能底自由發展與運用——這樣的可能性，現在第一次達到了，而且它是確實地達到了。

生產手段一爲社會所掌握，那末就將消滅商品生產以及生產物對於生產者的統治。社會生產

內的無政府狀態，就爲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了。個人的生存鬥爭停止了。這樣，人才第一次——在某種意義上最後地——脫離了動物界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轉到真正的人的生存條件。一切環繞着人並且至今統治着人的生活條件，現在處在人的支配及統制之下了。人第一次成爲自然界的真正的及自覺的主人翁，因爲他們成了自己的社會關係底主人翁。他們自己底社會行動的規律直到現在都是與他們對立的，好像是一種外來的統治於他們之上的自然規律，現在爲人們所完全

● 少數幾個數字，儘可給予一種近似的觀念，指示出，就是即使在資本主義的壓制之下，現代生產手段，也具有何等巨大的擴張的能力，根據吉芬氏底最新統計，不列顛及愛爾蘭的國富總額約計如下：

一八一四年	二、二〇〇	百萬金鎊
一八六五年	六、一〇〇	百萬金鎊
一八七五年	八、五〇〇	百萬金鎊

至於危機時候生產手段及生產品底浪費，那末根據德國工業家第二次大會（一八七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柏林）的計算，在最近一次危機中，單就德國鐵工業一項說，損失已達四萬五千五百萬馬克。

——恩格斯註

自覺地運用了，因之也將處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了。社會的存在，直到現在，和他們對立的，好像是自然及歷史強加於他身上的，現在變成了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從來統治於歷史上的客觀的外來的力量，現在歸人自己統治了。只有從這時起，人們才開始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有在這時候，他們所推動的社會原因，才將以極大的和日益增加的程度，給出他們所希望的結果。這是人類由必然的王國進於自由的王國的飛躍。

在總結時，我們將以上所敘述的發展過程概括如下：

(一) 中世紀社會 細小的個人生產。生產手段預定為個人使用，因此自然是簡陋的，細小的，效能有限的。生產的目的是為着供給生產者自己或其封建領主底直接消費。只有在生產有超過直接消費的剩餘時，這個剩餘才拿去出賣，和進行交換；所以，商品生產尚在產生底過程中；但它在這時候已經包含着社會生產底無政府狀態底萌芽。

(二) 資本主義革命 工業的革命，最初是經過單純協業和手工工場實現的。以前散碎的生產手段集中到大作坊中來了，這樣使生產手段由個人的生產手段變為社會的——這種改變一般地和整個地並未牽動交換底形式。舊的佔有形式還保持着自己的作用。資本家出現了，他們以生產手段底主人的資格，佔有生產品，並使之變為商品。生產成了社會的行為，交換以及生產品的佔

有，仍舊是個人的行爲；社會勞動的生產品被個別資本家所佔有。這就是根本的矛盾。從其中，產生了近代社會在裏面運動着的一切矛盾，這些矛盾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大工業上：

A 生產者和生產手段分離。工人被判定作終身的僱傭勞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

B 統治着商品生產的規律日益增長的意義和日益加强的作用。異常劇烈的競爭。個別工廠中的社會組織和整個生產底社會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

C 一方面，機器的改善，因競爭之故，成爲每一個廠主所必須遵守的規律，這同時就是日益更厲害地把工人從工廠中驅逐出來——產業後備軍底產生。另一方面，生產底無限制的擴張，也成爲每一廠主所必須遵守的競爭底規律。從這兩方面，造成了生產力底空前發展，供過於求，生產過剩，市場滯塞，十年一次的危機，『罪惡的循環』：這裏——生產手段和生產品過剩，那裏——沒有工作無以爲生的工人過剩。但是生產和社會幸福的這兩種動力，不能聯結起來，因爲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除非把生產力和生產品首先轉變爲資本，它是不許生產力發生作用，不許生產品流通的，可是這種轉變，又正是爲生產過剩所阻礙。這種矛盾發展到荒謬的程度：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這樣資產階級被證明了它再也不能繼續支配自己的社會生產力了。